

文宗恭順大王實錄

第三之四

1317
1012



163727

5.12.1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文宗恭順大王實錄卷第三

八月壬申朔知豐德郡事朴嶮辭 上引見曰守令之任專在

勸農桑均賦役今年畿縣事煩間有未及耘田者盡心愛恤○

命右議政南智刑曹判書趙惠都承旨李季甸迎慰使臣于碧

蹄驛○禮曹啓國喪三年內正至 聖節千秋望闕禮時除舞

蹈 從之○議政府據禮曹呈啓率淑謹翁主請依禮致吊致

賻致奠 從之○禮曹啓景禧殿望前後進上一依 輝德殿

例 從之○議政府據禮曹呈啓具宗秀之罪子孫不在錄坐

之例其孫仁忠依六典許令赴試 從之○召議政府禮曹議

首陽以下大君諸君於賜祭賜賻賜謚隨班與否領議政府事

河濱左議政皇甫仁右議政南智禮曹判書許訥叅判李邊等

議既從百官之列迎命賜祭賜賻賜謚宜隨本班左贊成金宗

瑞右贊成鄭奉左叅贊鄭甲孫等議若迎命不得已也賜祭賜

賻賜謚不可以首經辟領列於百官之間請除隨班如不得已

而隨班則宜設別位 命勿隨班○上謂諸承旨曰行幸時近

仗銃筒衛甲士別侍衛忠順衛等纔出闕門或失行伍或高聲
呼號有乖軍政大體自全騎士則先勳駕出乘馬步卒則作隊
皆置隊長令各檢察按列而行毋使雜亂其令兵曹立法○禮
曹啓受冕牀後尚衣院由西戶入詣冕服案前俸冕服櫃由西
戶出降詣小次以進 從之○議政府據戶曹呈啓 英陵供
上及使臣慰宴所需栢子黃粟棗乾柿闕乏請預納慶尚全羅
江原道來歲之貢 從之○議政府據兵曹呈啓濟州安撫使
所捕倭人四十八名雖稱釣魚除孤草島外不得橫行已有禁
約今與無文引船隻任意橫行至于楸子島甚為不可請令軍
士管押分囚全羅道陸地深遠各官遣朝官推鞠 從之○癸
酉東宮肄使臣接見儀于承華堂○洪州牧使李亨增殷山縣
監孔頴等辭 上引見謂亨增曰往就爾邑治民如家謂頴曰
近年以來平安之民疲困極矣盡心撫摩○禮曹啓迎勅及賜
賻時令判通禮贊導賜祭及賜謚時令贊禮贊導 上曰禮畢
拜送使臣時除贊導賜祭賜賻賜謚時殿內則除贊導○司憲

府啓使臣入京時士族婦女至集道傍露面而觀今當國恤尤為不可前日請禁不允今於肆儀之時亦有婦人集街路舉帽覩面而觀者其於使臣之見以為何如上曰此乃先王所不禁况帝命之來人皆觀之何害又啓謝恩使皇甫仁護送軍士甚多而堂上官亦與焉今因中朝及本國使臣相繼往來驛路凋弊人民疲困請勿遣堂上官從之又啓右議政南智之赴京也不別給護送何獨於仁而給之上曰智之赴京達子侵掠北京而已今則彼人等欲邀我使臣於中啓况東八站遼東等處有聲息乎○司諫院啓六曹郎官考滿叙用例也今刑曹正郎南倫考未滿以燕任尚衣院遷敦寧府判官侍御之臣親近左右今以李蕃為世子左叅軍蕃父孝敬有惡疾不宜近侍請改之傳命內豎將入啓承旨金文起有慚色避席曰蕃小臣女婿而李澄之孫也上曰叅軍恭是近侍之人父雖有疾子若可用則用之何害蕃母薛氏判事存之女也常冶容與夫及目嘗通其奴佛老又通隣家士人金澣及妹婿順平君羣生如

有娠則必要其夫同寢家在於背洞路傍川邊每熱時乘昏率一癡婢微行浴于川因以恣欲時人謂於背洞士族恣女又池浩者居此洞其女別侍衛朴根生妻也當在室與同產淫焉同產有三達漢繼漢宗漢○召兵曹都鎮撫議階上侍衛內禁衛佩弓箭與否都鎮撫黃致身議宜佩弓箭兵曹判書閔伸參判趙遂良參議洪深兼知事朴仲孫都鎮撫鄭孝全鄭麟趾金何李思任等議中朝著金甲佩劔我朝之著水銀甲佩劔必做中朝之例宜仍舊例 上從伸等議○甲戌百官行 聖節望闕禮○使臣太監尹鳳奉御鄭善等捧詔勅來 上以素服素儀仗率百官幸慕華館使臣將至 上御青羅甬背紅鞵素玉帶百官服朝服以迎至勤政殿受詔勅訖 上降就幄次御冕服拜賜如儀詔曰奉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祇膺天命君主華夷一視同仁靡間遐邇凡封建海外諸國君長俾統其衆悉遵祖宗成憲用圖輯寧咸臻熙皞故朝鮮國王李諱自受封以來克承先志敬天事上罔有怠違屬茲云亡宜有繼承世子諱王

之嫡長性資忠厚國人攸歸今特遣太監尹鳳奉御鄭善賚勅封為朝鮮國王繼主國事凡國中大小臣庶務盡乃心輔翼善道各循禮分母或僭踰必使國人安生樂業永享太平之福庶幾可副朕懷故茲詔諭咸使聞知勅曰 皇帝勅諭朝鮮國王世子李諱得奏爾父王諱以今年二月十七日薨逝朕深悼念特遣太監尹鳳奉御鄭善賚文至爾國中諭祭爾父并詔示爾國人封爾諱為朝鮮國王繼爾父主國事爾宜篤承先志益堅事上之誠恪守臣節永脩職貢之敬簡任賢良善撫國衆敦行善道以保爾邦庶幾享太平之福於悠久欽哉故諭又勅曰勅朝鮮國王李諱今遣太監尹鳳奉御鄭善賜王冕服弁妃冠服至可領之故勅國王九旒皂皴紗平天冠一項玉珩梳珠金事一件線條全九章絹地紗袞服一套計七件深青粧花袞服一套白素中單一件纁色粧花前後裳一件纁色粧花蔽膝一件玉鈎線條全纁色粧花錦綬一件纁色粧花佩帶一副金鈎玉玎璫全紅白素大帶一條青線組條全玉圭一枝袋全大紅素紵

絲蜀一雙襪全大紅平羅銷金雲龍夾包袱三條硃紅法服匣
一座護箱等件全 王妃珠翠七翟冠一頂金簪金翟寶鈿花
結子等件全級花金墜子一箇各色紵絲羅夾衣服二套計七
件一套計四件大紅紵絲大衫一件福青紵絲綵繡圈金翟雞
襟子一件青線羅絲繡圈金翟雞霞帔一副象牙笏一枝一套
計三件大紅織金雲肩海棠四季花紵絲團衫一件翠藍暗細
花紵絲襖一件栢枝綠暗細花紵絲裙一件沉香色禮服匣一
座護箱等件全 勅朝鮮國王李諱今遣太監尹鳳奉御鄭善
賜王及王妃絲幣至可頒也故勅頒賜國王紵絲織金胷背麒
麟紅一匹青一匹暗細花紅一匹素綠一匹羅織金胷背麒麟
紅一匹織金胷背獅子青一匹素紅一匹素綠一匹白毯絲布
十匹 王妃紵絲織金胷背麒麟紅一匹青一匹暗細花紅一
匹素綠一匹羅織金胷背麒麟紅一匹織金胷背獅子青一匹
素紅一匹素綠一匹白毯絲布十匹 勅朝鮮國王李諱近得
鎮守遼東總兵等官奏報四月二十六日以來開原瀋陽等處

各報達賊入境搶掠人畜及攻圍撫順千戶所城池審得各賊
係是建州海西野人女直頭目李滿住凡察董山刺塔為北虜
逼脅領一萬五千餘人馬前來為寇當被守備官軍追趕出境
又稱再添人馬前來攻劫等因除已遣勅遼東總兵等官整搦
軍馬固守城池設法擒勦朕詳前賊李滿住等素與國王有讎
至今懷恨不已恐其乘機前往王國地方哄嚇為寇不可不預
為之備勅至王宜作急戒飭邊將嚴整軍馬謹慎烽堠設法防
備儻或前項賊寇那移家小頭畜往東潛遯就便相機截殺以
除邊患將士人等有功一體重加賞賚王其圖之慎之故勅
上就幄次釋冕服御素服翼善冠升殿見使臣行茶禮使臣出
上送于勤政門外有頃 上以素儀仗率百官幸大平館 王
世子亦詣大平館以白衣烏紗帽黑角帶行禮于使臣 上御
冕服百官服朝服拜誥命設下馬宴宴罷還宮命都承旨李季
甸府尹金河贈使臣衣各四領及笠靴頭目序班陳智衣一領
及笠靴諸頭目各衣一領及笠靴使臣及頭目皆拱手謝之○

百官陳賀。上不受。各道進箋陳賀。○乙亥命宦官金忠贈饌具于兩使臣。○命左承旨金侁之問安于兩使臣。荅曰：「昨日謁殿下不勝喜悅，飲酒太多，通宵不得就寢，無他病焉。」鳳仍言：「莊憲王少。」宣德皇帝四歲。皇帝三十歲而崩。莊憲王五十四年而薨。且曰：「去歲。」皇帝將遣我賜世子冕服，因達子聲息未果。若其時來，則可及謁矣。又曰：「昨日蒙賜衣服笠靴，又聞完恤我親弟不勝喜悅。」又曰：「東八站聲息最緊，當此時奏請新路可也。」大抵因風吹火為力甚易。若據聲息奏請可得矣。又賜祭所需油蜜路遠，只持價而來。自後日遣承旨問安議政府六曹亦輪日問安。○下教宥境內教曰：「王若曰：予以否德，權襲丕緒，夙夜兢惕，罔敢或違。於景泰元年八月初三日，欽奉。皇帝詔曰：朕祗膺天命，君主華夷，一視同仁。靡間遐邇，凡封建海外諸國君長，俾統其衆，悉遵祖宗成憲，用圖輯寧。咸臻熙皞，故朝鮮國王姓諱，自受封以來，克承先志，敬天事上，罔有怠違。屬茲云亡，宜有繼承。世子諱王之嫡長，性資忠厚，國人攸歸。今特遣

大監尹鳳奉御鄭善賚勅封為朝鮮國王繼主國事凡國中大小臣庶務盡乃心輔翼善道各循禮度毋或僭踰必使國人安生樂業永享大平之福庶幾可副朕懷既詔諭之丁寧實君臣之喜忭宜布寬條以同大慶自景泰元年八月初四日昧爽以前除謀反大逆謀叛子孫謀殺歐罵祖父母父母妻妾謀殺夫奴婢謀殺主謀故殺人蠱毒魘魅但犯強盜外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咸宥除之敢以宥旨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於戲受命正始特荷莫大之恩赦過推仁用霈非常之澤○韋大平館設翼日宴尹鳳等言吾輩辭日 皇帝面諭求海青及海物以獻前此 上聞之已令諸道捕海青辦海物政府啓皇帝頒詔一款勿進鷹犬今無勅書安知恭 皇帝之意而鳳等矯旨耶請勿進 上不允○議政府啓今以孫有文為忠清道都事有文素無才名恐非賢能請改之 上問于都承旨李季曰曰有文何如人也對曰臣未知其詳除授之日吏曹議曰曾經守令可堪都事之任然其時亦有駁議者臣意才能卓異

者雖不經顯官猶可服衆平常之人不歷顯秩人皆以為不識
事况有文人品不高聞前為守令以殿而適且衆所不識必不能
為人所服宜從政府所啓乃命適之○議政府據兵曹呈條陳兩
界防戍之策一甲兵堅利士卒訓練固非一日所能須於平時
練正軍器訓練士卒乃能應變於倉卒之際今守邊諸將專不
務此兵器無修整之實士卒無訓練之時槍箭修治者不過磨
洗塵穢甲冑修補者不過備具纓子而已倘有緩急後悔何益
宜令邊將修整軍器務要堅利訓練士卒期以精銳然立法雖
美且詳鮮有遵行請擇朝官諳練軍務者不時發遣以察勤慢
一雜色軍本非卑戶財產雖有可備之力弓劍豈皆素習之物
儻遇急遽之行徒有負重之弊甲冑則令各自備其餘弓矢槍
劍戈戟之類隨其所辦不必求備以休民力一平安道都節制
使營亦設土官知印固有從仕之路而居沿邊者率皆為平壤
土官有違實邊之意肅川以東人則平壤安州以西人則都節
制使營令各以附近屬焉又咸吉道都節制使營及各鎮皆有

土官知印入仕之處亦多洪原以南人則咸興北青以北人則都節制使營及各鎮亦以附近屬焉一國家於江邊擇要害築城置兵令大城小堡自相為援然內地空虛而又無關防之處脫有彼賊大舉入寇江邊各鎮苟不能禦而徑至腹裏則勢成破竹誰能沮遏此乃已驗於古而為今之所當虞也寧不預圖自江東至叢州賊路非一皆輻湊於寧邊安州之境而賊來依北則由寧邊成川二登江東依南則由安州平壤黃州皆可置防戍之地而平壤寧邊則城皆完固安州則雖帶大江城子依微更加高築且備守城之器以為關防於成川三登江東等處築城設險以扼賊路黃州以東慈悲嶺險阻無比自棘城慈悲嶺至遂安谷山亦宜設關以備不虞其利害便否功役巨細遣大臣審定從之○謝恩使左議政皇甫仁中樞院使金孝誠等啓護送軍設備條件一中軍紅章圓五寸置於衿前卒戴紅綃旗左軍青章長八寸廣三寸置於左肩卒戴青綃旗右軍白章方四寸置於右肩卒戴白綃旗各書軍號及各隊之號以辨

行伍一如有臨敵應進而不應退而退不應進而進不應退而退擅左右者亡章服者漏軍事者背軍走者後期者行列不齊旌旗不整金革不鳴者失主將者失旗鼓者臨亂不相救者訛言誑惑妄說陰陽卜筮者無故驚軍者遺棄五兵軍裝者軍中擅走馬者更鋪失候犯夜失彌止宿他舍者守圍不固者不伏差遣者貪餌先擾亂者違至將一時之令者伍中失二人者小隊失四人者二十五人隊失八人者凡千軍令者論以軍法令兵曹預先行移以結士心從之○丙子左議政皇甫仁詣使臣館行問安禮仍告以謝恩赴京之意○鄭善詣闕上迎于勤政門內入思政殿行茶禮善請上坐交倚於北壁自坐無足床於東壁贈善毛衣一領命右承旨鄭而漢宦者洪得敬饋頭目于賓廳善啓曰前日進易換馬皇帝喜甚又倪謙司馬恂賚安平手書以獻皇帝曰甚善正是趙子昂體也稱贊不置我輩來時帝曰爾等到朝鮮求中國所無之物以來善進段子五匹羅一匹白玉帶一腰青畫鍾六事畫櫬二事內

宮段子二匹紗一匹

內宮即貴人洪氏也時中宮已薨洪氏治內

東宮白玉帶一腰

段子二匹善出詣養母家命內豎金忠贈酒肉上為世子時

善嘗給事於東宮故上待善甚禮有加○全羅道監司報道

內早令各官禱雨○議政府據禮曹呈啓李續之孫仁文依六

典許令赴試從之○初命還給李彬籍沒奴婢四口于其妻具

氏止其身役使又還給具氏籍沒奴婢二十七口其後具氏將

上項二十七口分給其族至是并其所生皆賜尹鳳○丁丑命

左副承旨鄭昌孫問安于使臣答曰間關遠路猶且安穩而來

况到處皆是吾家而日享三時之養乎○命宦者嚴自治分贈

饌具于兩使臣○尹鳳進錦犀瑪瑙帶一腰段子二匹青畫白

鍾五事紫色鍾六事畫碗子十事純青小碗子十事純青酒注

一事大中小楪六十事青畫沙盤九事青畫臺盞一事羊二十

七頭內宮羅一匹段子一匹東宮段子二匹純青鍾六事鄭善

進段子三匹紫楪二十七事花茶鍾六事青苗金酒注一把青

畫白堤碗十事內宮羅一匹段子一匹東宮段子二匹青畫茶

鍾六事○林偃正祿生卒停朝市致吊致賻致奠○刑曹以奉常寺一婢定內資寺織婢禮曹報政府以為本寺祭享事劇請勿定他役河演鄭甲孫等議奉常奴婢母定他役非徒載在六典又有各年受教不可輕以紛更况今奉常祭享之多事務之繁有非昔年之比宜勿定織婢皇甫仁金宗瑞鄭峯等議內資織造亦是進獻重事故雖事繁各司並皆定送况一婢於奉常有何加損宜定織婢 上從仁等議○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大小行幸侍衛軍士行陣之際什伍之法不明或徐或疾或聚或散前後相絕進退無節紀律不嚴有乖軍政大體今後諸衛軍士每五人置伍長十人置什長二十五人置隊正各率其屬使不失伍離令今分掌鎮撫巡行檢察如有失律者罪其犯者及各其隊長與分掌鎮撫其諸衛節制使亦各隨所掌軍後檢察以整行伍永為恒式從之○戊寅御慶會樓下始視事○命右副承旨金文起問安于兩使臣尹鳳曰昨日感受奴婢文券又喜聞為我治第但恐煩民之力願買一小家以給鳳善性皆貪

焚求索無厭諷館伴請奴婢家舍 上議于大臣僉議曰今若
一開其端後日本國入朝宦官奉使而來接例請之則其弊不
小宜勿許 上不聽皆賜奴婢家舍 上優待兩使臣每有需
索皆屈意從之故鳳善小不如意輒怒形於色○以安崇善為
中樞院使尹重富知中樞院事金允壽金聽並同知中樞院事
金侁之仁壽府尹河漢仁順府尹金義之朴煥並行僉知中樞
院事成得識吏曹叅議禹孝剛同副承旨金漢啓司諫院左正
言朴薑黃海道都節制使李澄玉咸吉道都節制使又以尹鳳
姪尹吉祥超授司直尹吉生超授義盈庫副使鄭善兄百姓鄭
知授副司正鄭奇鄭剛皆授司勇又改僧信眉彌為大曹溪禪
教宗都總攝密傳正法承揚祖道體用一如悲智雙運度生利
物圓融無碍惠覺宗師○掌令河緯地啓金慎行去歲抄以外
任遼來今未滿周年而又拜知泰安郡事池淨兼判吏曹事鄭
奉甥也於奉為相避而拜判司僕寺事皆違於法三館居首者
去歲抄考中法當移差同品他司而吏曹不即除授至是藝文

奉教李孝長則拜副司直成均博士金煒則拜教授官校書郎
秦有經則拜行叅軍其授職又不均請改之 上曰淨非下所
啓乃特旨也慎行武科人器相當三館事其時吏曹啓窠闕不
足予皆知之緯地純直公耳忘私在 世宗朝每抗疏陳弊待
遇甚隆及 上即位以直集賢殿輪對日具乃出 上嘉之遂
令連日入對○承文院都提調提調啓本院職專事大交隣關
係至重故本院之官並皆遴選逐日勸課其不動者亦立懲戒
之法但拘於一院而不得遷臺諫六曹華要之職雖善其任者
無所勸而人亦不以為榮緣此雖加責罰優遊度日成效難期
不可不慮請依講肄官勸課格例隨其才品除授臺諫六曹以
示榮選兼帶本院職事不廢所業以此勸課而尚有怠業不動
者一依立法科條抵罪 從之○初平安道都節制使右贊成
金宗瑞上言一例發南道民丁輪番分戍防護沿邊各處農民
然其所發皆農民率多劣弱分隸軍官及土兵私自役使此皆
無益於防戍而徒廢南民之農業耳且銃筒誠為利器可賴以

制敵之製造極精而軍士及大小人悉令傳習然皆有本役常時各執其事及遇點閱始聚而試之人與器械素不相慣下火放箭每失其宜深可慮也本道馬步兵數皆五千餘人精加選揀工射御者添作甲士有膂力者添作銃筒軍加屬本番本衛錄用遷轉仍加優恤則閑良應募者亦衆使之分守要害南道農丁可不調發又常時鍊習不令間斷則自然技藝精而臨變可收其效但慮月俸難支窠闕或未周足若於加設數內或五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以充補填數優給仕到計勞除職則必有應募之人推移填補不患窠闕之少一古之城守有子城羅城溝池之固又有樓櫓器械之嚴糧儲之裕猶患不能保完今諸邑城皆單城無郭郭溝池狃於久安不見大敵城上備禦之具亦疎加以畜積之少不能持久念至於此實為寒心宜講求歷代防戍之器凡便於用者皆做而試之留藏其樣并具材資以備急辦其旁近無城子縣邑軍需悉皆輸入諸城仍諭官民同心戮力廣儲芻穀公私人馬糧料須備數年以上之畜然後臨

難人有固志而守城者得以展其志矣且壁堡如理山小朔州
高山里之類亦築石城乃能守也然人不和則不守豈可專恃
此以為固若欲為不得已勞民之事當有非常之澤以激其心
以寬其力更加撫恤限五六年除田稅外大小調糞雜賦悉令
蠲免仍廣求民瘼一皆罷之使知有生之樂然後隨便役之今
春補東面明春補西面今秋修女墻明秋鑿坑坎則所得有實
而怨咨不興矣 上令政府兵曹同議至是議啓加設防戍甲
士銃筒軍條前此南道正軍分為七番量其沿邊各處軍卒多
少防禦緊緩或四五十人或二三十人差等分送自三月至九
月相遶赴防然正軍率皆劣弱且多代遣徒為土兵所役其邊
邑防戍之益少而南邊廢農之害甚多又銃筒軍不擇壯弱徒
備名數且其教習不獨銃筒軍自軍士胥吏以至賤隸悉令傳
習其教習之方似乎廣矣然火藥難繼雖名為銃筒軍者不得
以時肄習以其他乎且右人等各有本役所業非其所習又無
勸勵之方故皆不自勉每於點閱之時放箭失宜倘遇倉卒之

變必為無用宜依上言加設甲士及銃筒軍甲士元額每一番一千五百九百宿衛京中三百五十防戍咸吉道二百五十防戍平安道以此定額然京中則加設忠順銃筒等衛軍士亦多京中宿衛甲士九百內除一百加定平安道五番并五百人添屬則無月俸難支窠闕不足之弊加設實差甲士則充補之數自然倍多假使正軍四五十人防戍處甲士二十餘人正軍二十三人防戍處甲士六七人加額差定則比諸舊日防戍利害懸隔矣本道銃筒軍元額一千三百二十八然率多老弱令都節制使勿論良賤依京中取才之法舉沙三力以上入格者仍定如不充額則以步正軍及閑役人試才充之元加定并一千五百定額輪番防戍令習銃筒每年春秋都節制使巡行更試其才考其試才分數防戍日數其中分數優等仕日多者良人則授散官職至六品而止賤人則賞布勸勵初授職及加資賞布節次續議其歷代防戍之器凡便於用者講求試驗條令集賢殿考古文啓達然後更議旁近無城子縣邑軍需輸入諸城

條南道各官租稅每年次次移轉已曾立法依前施行無城子
各官其義倉外往年國庫米糶之數及旁近隣官石城內國庫
有無閒閣之數令其道監司商確某官國庫穀幾石可移某官
石城磨勘啓聞後更議理山小朔州高山里等壁城俱是邊地
不可不石築但一時并舉為難辨其先後緩急漸次造築限五
年除田稅外蠲免雜賦條令主掌戶曹量其用度緊慢磨勘啓
聞後更議從之○尹鳳請粧劔所用大浪皮等物令軍器監
給之○對馬島宗貞國遣人來獻土物○已卯親傳風雲雷雨
及山川城隍祭香祝○慶尚道都事金係熙辭引見曰都事亞
於監司其任匪輕往謹乃職○命右承旨李崇之問安于兩使
臣尹鳳曰老人厚蒙恩慰日夜感祝今又弟重富及姪吉祥吉
生等特被鴻恩感喜之至通宵不寐曉起向闕焚香祝壽即欲
詣闕謝恩因賜祭致齋未果行祭後當進謝且前日蒙賜奴婢
居京人則已見在外者亦欲見之願啓 殿下又蒙賜之家無奴
婢則看守為難欲使姪率奴婢入居倘蒙聖恩乞骸還鄉則居

此家以終天年感極何言又曰今上皇帝即位之初文武千
官皆陞資雖太師亦令改號我殿下亦依此例陞重富及姪
子與安館伴等職矣又曰前年崔倫管押王田保到廣寧總兵
官王御史等欲依奏本還給李滿住倫告曰田保本係上國且
滿住與本國有宿嫌不可還給兩大人授倫直至帝所其後
皇城之戰田保力戰殺敵頗多若非倫田保安能見用於中朝
致此大功乎倫之穎悟於此可知鄭善曰兄及弟命令除職感
喜感喜吾昔日近侍東宮獲蒙殊恩今又辱待感喜之心口
不盡言○上聞尹鳳患眼疾遣都承旨李季甸問疾○司憲府
啓吏曹職掌銓選人物權衡其任至重成得識承祖父之蔭官
至大夫猶云足矣於國家無一功勞且無人望不宜除吏曹參
議又再請三館去官及金慎行之事上曰得識特旨慎行武
臣合於邊郡俱不可改也三館之事令吏曹磨勘初生真崔仁
近者不禮於三館藝文奉教李孝長成均博士金煒校書郎秦
有經等俱以三館行首率同僚會成均館欲議罰仁近不服走

出訴于禮曹判書許訥訥令成均館論報遂立三館不得擅罰
儒生之法又於殿最行首掌務皆置中等亦立考中者移差同
品他司以居次者遷轉之法蓋自國初三館會成均館擬罰無
禮儒生自此以後儒生陵轢先輩者滔滔訥外正直而內姦巧
陽為撫人而陰實毀之○兵曹正郎金福海道遇大君諸君下
馬避之不正立拱手命司憲府劾之○議政府據兵曹呈啓使
臣迎接時外方各官槍牌曾以前三牌後二牌定數行移然各
官守令視為餘事護不加意馬則瘦弱不實或乘牝馬槍則大
小長短不一鋒刃不鍊其餘甲冑弓矢亦不精鍊有乖大體全
後前後槍牌各一運每一運二十五人皆擇其壯實而有肥馬
者軍裝亦須精鍊其不能自備者分授官中軍器令監司都節
制使更加檢察如或不然守令及監司都節制使啓聞科罪
從之○庚辰命同副承旨禹孝剛問安于兩使臣孝剛曰 殿
下明日欲請大人設一酌恐勞大人使臣曰雖不請固當往謁
何敢不往○陳智詣闕進碧玉帶一腰陵子十匹紗二匹上

御思政殿引見曰本國史臣赴京汝每優待予甚喜感仍命禹
孝剛宦者洪得敬饋于朝啓廳賜毛衣毛冠○命宦者嚴自治
分贈饌具于兩使臣○告賜冠服彩幣于景禧殿○辛巳請使
臣設溫斟宴于思政殿贈鞍馬各一匹鷹韉各二○議政府據
禮曹呈啓外祖考沈氏妣三韓國大夫人安氏墓每俗節依他
例致祭從之○議政府據禮曹呈啓 世宗大王外祖考驪興
府院君閔氏妣三韓國大夫人宋氏俗節墓祭依 太祖太宗
外親墓祭例令所在官行之凡修治先告事由祭除降者亦令
所在官行之從之○壬午始輪臺御經筵講近思錄知經筵事
金宗瑞啓曰心者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根本也心苟不正萬事
差謬而况人君位億兆之上庶政萬機揔于一身則可不先正
其心以澄出治之源乎是書所載皆正心修身之要人君所當
先講也臣近聞 殿下欲講此書私自喜焉 上然之講至聖
人定之以中立仁義而主靜 上曰何謂也宗瑞對曰中者不
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正者至公無私之謂亦中而已以今田

制之事言之不得中正者多矣。殿下勿謂田制之已正而猶慮未正也。上曰夫如是故視年豐歉而減等耳至無妄之謂誠。上曰何謂也。宗瑞對曰無妄者實理之自然而無一毫偽妄也。天與聖人一而已於穆不已天之道純亦不已聖人之道也。天道於穆不已而真實無妄故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四時行而百物生無一毫差繆聖人純於天道而亦不已故公平正大而邪思妄念無由而入唯盡人道之當為而不惑於異端之邪說佛道則虛無寂滅離世絕俗外倫理而不真實故似是而非其流之弊將或至於無父無君矣。上曰佛道誠非人間之事也。○回賜進香倭宗貞國白綿布三匹綿紬四匹井大郎中尾彈正和知難洒毛白絲布各三匹綿紬各三匹藤九郎白綿布五匹綿紬五匹。○議政府據禮曹呈啓請授倭和知難洒毛護軍從之因其請也。又給衣服帽帶。○命都承旨李季甸問安于使臣荅曰昨日因酒恐有失禮之事十分惶恐。殿下恩德說之不盡季甸仍告曰本國防禦最緊須以水牛角造弓每使

通事求買未易多得且今勅諭曰有能捕賊一體論賞願奏請
水牛雌雄二十頭放養海島以資造弓只在大人指揮使臣答
曰吾等前日聞此言已審 殿下之意回還奏聞可得蒙允○
江原道都事安哲孫平山都護府使權措辭 上引見謂哲孫
曰都事職任匪輕往欽哉謂措曰黃海道比來連歲凶荒去年
稍稔如有邊警此道之民實為先赴爾其敬勤○以河漢同知
中樞院事金允壽仁壽府尹金侁之仁順府尹又授鄭善弟恒
副司直○使臣與館伴閑話尹鳳以手量之曰 皇太子身長
如此但未知其終如何然已詔誥天下仍言宋太祖之事引而
不發館伴李孟吟曰今 上皇帝亦有子乎答曰有與皇太子
年齒身體等矣○命宦者金忠分贈饌具于兩使臣○尹鳳請
復入朝火者崔存者姜王金得朴根戶及趙良弟趙貴守戶從
之○癸未輪對御經筵○謝恩使工曹參判李師純副使仁順
府尹金侁之如京師 上率百官拜表箋如儀樂陳而不作表
曰睿謀昭著庸篤懷綏帝賚便蕃曷勝感激佩銘無已糜粉難

酬伏念臣父先臣諱邈處遐陬幸遭盛際偏蒙卯翼常圖報之
末由曩貢駑駘僅隨力之所辦豈意賤价之旋返荐加勅諭之温
諄綵幣紛披既荷中心之貺花銀炫耀實分內府之珍恩洽幽
明事光今昔茲盖伏遇 皇帝陛下式稽厚往之典擴推字小
之仁遂令遺孤獲被殊渥臣謹當夙興夜寐庶繼先世之忠地
以天長倍祝聖人之壽方物表曰天貺是繁曷勝感佩土宜不
腆聊伸謝儀謹備黃白細苧布各三十匹黑細麻布一百匹龍
文簾席二張黃花席滿花席滿花方席雜彩花席各一十五張
人參一百觔雜色馬三十匹右件物等產自遐陬製匪良匠真
推乾坤之量庶容塵露之裨 上聖皇太后皇太后太上皇后
中宮進獻禮物並紅白細苧布各一十匹黑細麻布二十匹滿
花席雜彩花席各一十張箋曰尊居儲位丕贊皇猷導宣睿
恩覃及海徼矢心圖報銘骨難忘伏念臣猥以庸資幸逢熙代
温言賜札特荷褒獎之榮彩幣華銀又蒙錫賚之寵揆分踰望
舉國騰歡茲盖伏遇 皇太子殿下稟性聰明凝姿端重承一

人之眷愛繫萬方之謳歌遂令弊邦獲添異渥臣謹當恪守分封之寄恒伸祝壽之誠禮物白細苧布黑細麻布各二十匹滿花席雜彩花席各一十張雜色馬四匹○令兵曹及都鎮撫擇可掌習陣者僉舉中樞黃守身命兵曹曰凡習陣及檢察軍士與守身同議○尹鳳請鞍子三部令工曹造給○甲申命宦者金衍分贈饌具于兩使臣鄭善將白羅四匹毘子二匹授衍以進○傳旨承政院曰咸興府改構客舍大臣或有不可者今年有聲息且多營繕宜當停之然傾危之狀及備材瓦與否各以所聞啟之都承旨李季甸左承旨鄭而漢同副承旨禹孝剛等曰是府與平壤一例須當壯麗其間閣雖不頽落體不宏壯况今材瓦已辦不改則已矣改之則須於今年改構右承旨鄭昌孫右副承旨李崇之等曰其體制雖不宏壯亦不頽圯以此可經四五十年矣况今年多興土木之役兩界亦有聲息土木之役宜皆停罷 上曰今姑停之只令聚石待來年改構僉曰聚石則已畢矣 上曰然則今年改構可也○命給米五十石于

津寬寺造成所又命戶曹給車價輸之○右正言洪逸童啓以
基川縣陞為郡彌豐基以開寧縣監金叔滋為知豐基郡事基
川縣監金尚禮為開寧縣監前此以五品為都護府使六品為
知郡事其後改正之時已曾赴任者皆不換差請依此例仍舊

從之○鄭善以私賫羊角欲造刀七十部請正鐵及粧飾雜

物又請箭竹五十枚桐木柳木馬蹄雉羽等物許之○乙酉令

館伴分贈兩使臣及陳智賜祭時所服白苧布衣各二領頭目

各一領○尹鳳以私賫羊角欲造刀五十部請正鐵及粧飾雜

物許之○丙戌 上詣 輝德殿行秋夕祭○使臣行賜祭于

仁政殿

輝德殿 在是殿東偏而殿內
狹隘故奉主出是殿行祭

其祭文曰 皇帝遣大監

尹鳳奉御鄭善諭祭于故朝鮮國王李諱曰惟王東居海邦襲

承世爵敬天事上克秉忠誠保境撫民藩維用固宜膺壽祿永

過百齡胡遽于茲翛然長逝訃音遠至良用悼嗟茲特謚爾以

莊憲遣人諭祭并命爾子諱襲封王爵以奉爾祀以主國人王

靈有知服茲榮寵自大平館至敦化門樓閣橋梁洞口屏門皆

結綵設香卓百官分司服朝服侍衛先導使臣入次改著素服
殿下率百官以衰服出迎行事如儀使臣還館令左議政皇
甫仁往謝仍令都承旨李季甸贈兩使臣衣各一襲及鞍頭目
衣各一掌設頭目麻布五匹造花執饌等頭目五人麻布各四
匹祭牒極豐但間有花果類浮圖然○正言洪逸童啓臣等聞
頭目獨行于慕華館等處臣等以為頭目無通事出入殊失國
家尊待使臣之意或墜馬自傷或作弊路傍誰能知之兼承文
院副校理趙瑾以皇甫仁從事官率奴赴京瑾於此行不關有
無請勿令率奴李念義曾犯賊罪以推覈淹延罷其時監司差
使負罰固當罪但其首領官及同受差使守今不可獨免校書
館去官歲抄則除京官六品六月則除外官六品例也郎金良敬
當授外官而除承文院副校理秦有經當授京官六品而降除
漢城總軍俱為不當請改之 上曰頭目出入令承政院問之
金良敬等事予當問於吏曹但念義之事既以此而罷監司差
使負已足矣又何加罪他人瑾率從人既有前例况瑾別例赴

京乎逸童更請念義之事 上曰首領官終不可罪也差使負
令刑曹推覈○遣同知敦寧府事安進如京師賀千秋節 上
率百官拜箋如儀○丁亥 上受賜賻于勤政殿如儀生絹五
百匹布五百匹也使臣還館令皇甫仁李季甸往謝使臣謂李
甸曰 殿下過哀某等不忍見之天道如是何必如此○命宦
者嚴自治分贈饌具于兩使臣○戊子使臣詣 輝德殿私進
香其祭文曰大監尹鳳奉御鄭善等敢昭告于 莊憲大王伏
以於皇 神聖濬哲其德纘撫盈成恪守侯職媚于天子屢荷
寵錫豈意三紀奄爾禮陟國之臣庶慟悼悉均鳳等緣忝鄉籍
深蒙至恩今奉使命悲慕何極恭陳菲儀聊叙悃幅於昭在上
冀賜歆格命李季甸金何往館問慰尹鳳曰我等本國小民今
日祭饌皆用本國之物正似借臂燃燈仍指其手指曰但進如
此香耳鄭善曰但盡一心耳○賜掌設賜祭官判奉常寺事李
重等衣有差並給工匠四十餘人布人三匹○命宦者李貴分
贈食物于兩使臣鄭善贈貴羊角帶○司憲府上疏曰竊惟

自古人君即位必先降條令使實惠及於臣民然後民心之愛戴者益深而邦本益固矣我世宗大王嗣位之初未遑他及而首先下教舉遺逸礪節義求直言訪民瘡凡所施作聳動一時三十年治安規模已具於初年故人心之愛戴至于今如一日今我殿下特命大臣熟講便民事宜一一宣降舉行以固民心又下綸命搜舉遺逸之士訪錄節義之後以作士風且命中外大小臣民皆得上章陳事上而聖政之失下而民間之弊極言無諱許以言雖不中亦不加罪則言啓益廣而民情得以上達矣上從之○己丑上受賜謚于仁政殿如儀其誥命曰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恭膺天命君主華夷柔遠懷忠旌賢褒德無間四方萬國之衆咸推一視同仁之心况藩邦能盡敬天事大之誠而朝廷舉矜終恤亡之典故朝鮮國王李諱秉禮而行樂善以虔恭謹奉乎君上惠愛孚於國人惟朝廷之命是從誓夷虜之誘不納修職貢於中國愈久彌敦守藩屏於東陲益勤不懈志同金石義全始終方當嘉悅之深遽及云亡

之感宜隆恩典以示褒揚特賜謚曰莊憲雖永光於爾世何能
已於朕懷靈其有知尚茲欽朕禮畢行焚黃祭遂幸大平館勞
使臣行茶禮還宮命李季甸金何賈貉皮百領石燈盞四事分
贈兩使臣○傳旨禮曹今庚午年文科姑除講經代以製述○
庚寅命右副承旨李崇之問安于兩使臣尹鳳曰今委來事已
畢欲遊賞漢江楊花渡○吉州牧使趙完璧穩城節制使趙秀
文忠清道經歷金仲廉黃海道都事崔孝男等辭 上引見謂
完璧曰守令之任專在勤謹凡事勤謹則於治邑乎何有謂秀
文曰予聞其道兵馬強勇益加精練謂仲廉曰首領官亞於監司
其任匪輕使官無訴訟之人刑措不用可也謂孝男曰黃海境連
平安若有事於平安則此道之人亦必往焉曲盡措置毋或踈
虞○謝恩使左議政皇甫仁副使知中樞院使金孝誠如京師
上率百官拜表箋如儀其謝勅命表曰誕敷至德既篤懷綏
覃施睿恩采增感愧拜命失措圖報無終伏念臣猥以微末之
資權守保釐之寄絲綸密勿許襲青社之封錦幣氤氳復加

華袞之錫矧伊異數及于寡妻而又詔臣庶輔翼之方俾循禮
分訓疆域防備之務用戒踈虞矜憐若茲前昔未有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仁同怙恃道合生成稽列爵於周書體包荒於羲易
遂令駑鈍獲被鴻私臣謹當繼先志以率由罔愆侯度與國人
而拱向永祝 皇齡方物表曰天眷悉隆特荷殊錫壤奠雖薄
祗表微誠謹備黃白細苧布各三十四匹黑細麻布一百匹闊黑
細麻布三十匹龍文簾席四張黃花席滿花席滿花方席雜絲
花席各一十五張人參一百觔石燈盞一十事雜色馬八十匹
右件物等製造匪精名般不腆異諒由中之信俯容享上之儀
上聖皇太后皇太后太上皇后中宮進獻禮物並紅白細苧
布各一十匹黑細麻布二十匹滿花席雜絲花席各一十張箋
曰尊居鶴禁德著元良丕贊鴻圖恩霑荒徼省循匪稱感愧交
并竊念孤臣權守弊服綸音忽降倂襲茅土之封寵賚是繁祇
承袞冕之賜况此絲幣實分帑珍光榮亦及於寡妻謨訓兼示
於羣下戒以事上保民之道諭以備邊制寇之方懷綏若茲前

皆所罕茲蓋伏遇皇太子殿下凝姿岐嶷稟性溫仁繫天下
之懽心體高明之繼照遂令孱質獲被殊私謹當壽恒祝於千
齡歌載賚於重潤禮物白細苧布二十匹黑細麻布四十四匹滿
花席雜絲花席各一十張人參五十觔雜色馬一十四其謝賜
謚賜賻表曰星使鼎至恤典曲加天寵渙頒感情架激粉身難
報銘骨何忘伏念臣父先臣諱不永享年奄辭昭代豈意訃聞
之及迺軫哀悼之懷賜祭易名慰幽魂於窀穸推恩厚賻撫餘
喘於苦廬澤洽幽明事光簡策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仁敦字
小度擴包荒記前人之輸忠憐孤臣之茹痛遂令弊服優荷鴻
私臣謹當恪守箕封庶効釐東之職恒申華祝倍殫拱北之誠
方物表曰聖神字小恩特隆於示終誠懇由中禮益勤於享上
謹備黃白細苧布各三十四匹黑細麻布一百匹闊細黑麻布二
十匹黃花席滿花席雜絲花席各一十五張人參一百觔雜色
馬三十匹右件物等產從僻地製匪良工聊陳執壤之儀用表
獻芹之志 上聖皇太后皇太后太上皇后中宮進獻禮物

並紅白細苧布各一十匹黑細麻布二十匹滿花席雜綵花席
各一十張箋曰望隆貳極密裨 皇猷息導重霄誕頒恤典情
由中激涕隨言零竊念臣父先臣諱不吊昊天遽辭昭代仁敦
柔遠既易名以錫榮義重示終仍賜賻而致祀九原知感一國
騰歡茲蓋伏遇 皇太子殿下偉量淵冲英姿玉裕心常篤於
翼亮治克贊於盈成遂使弊封獲荷殊寵臣謹當永守藩於東
土恒祝壽於南山禮物白細苧布黑細麻布各二十匹滿花席
雜綵花席各一十張雜色馬六匹請立王世子奏曰立後以長
有國之常臣諱嫡長子諱見年一十歲國人欲立為世子臣未
敢擅便為此謹具奏聞請道路奏日照得小邦朝貢往來常由
東八站一路自野人李滿住等構釁以後深慮本賊出沒阻碍
不便欲要遼東近南刺榆寨取路經行為此已曾具由奏達未
蒙俞允臣竊念上項滿住等在先歸順朝廷畏怕威靈未敢肆
害見今辜負 聖恩敢肆跳梁誠恐本賊窺伺突出搶虜貢獻
人馬以逞宿憾所有東八站舊路實難經行伏望 聖慈明降

許令開通刺榆塞一路以便往來不勝幸甚○鄭善以私賫牛角欲造弓請幹木魚膠等物又請粧鞍大浪皮四張許之○韋大平館設慰宴安平大君瑢行酒尹鳳謂瑢曰前日倪謙司馬恂所賫君之書字中朝文士皆嘆服予亦望焉○賜清平尉李伯剛判敦寧府事崔士儀判中樞院事李歲几杖○司憲持平趙安孝啓臣等聞迎接都監及分禮賓托以使臣供費多納京畿各官核膳而濫用之昨日禮曹聞之收其簿請令監察一人潛入其庫知其物數然後劾問上曰可惟慮頭目之知安孝更啓曰其庫雖在館內與使臣在處相隔除丘史率一吏及所由潛入則頭目何以知之從之○辛卯命都承旨李季旬問安于使臣仍回贈尹鳳黑細麻布一百匹鄭善黑細麻布一百九十匹陳智黑細麻布四十四匹石燈盞一事○尹鳳徃弟重富家命宦者嚴自治贈酒肉慰之○命宦者金忠分贈食物于使臣○議政府據戶曹呈啓仁壽仁順府內貧內贍寺所織進獻二十升闊細麻布及綿紬非人人所能織雖教除各司婢子如

有能織者並皆役使又令下三道界首官各定闊細麻布一匹

長廣尺數依京中織造例試驗從之○尹鳳請箭竹一千枚

命給之○禮曹啓王世子受朝賀儀前日仁順府設王世

子座於承華堂東壁西向其日設拜位於座前設席掌儀設文官

二品以上拜位於堂內在南宗親及武官二品以上拜位於堂

內於正在北設席俱每等異位重行東向相對為首宗親每品班

每等異位重行北向相對為首宗親每品班設掌儀位於東階

上近東西向通贊奉禮郎位於東階下近東西向又通贊奉禮

郎位於西階下近西東向俱北上監察位二於文武班後北向

行相向北上書吏各陪其後王世子受冊訖還宮官官各具朝服翎衛司勒

所部陳仗衛如常宗親及文武百官各具朝服依時刻就門外

位侍從之官佩劔司禦二佩具器服詣閣奉迎左中護詣閣外

跪贊請內嚴少頃白外辨王世子具冕服出即座陽繳於立

跪贊請內嚴少頃白外辨王世子具冕服出即座陽繳於立

跪贊請內嚴少頃白外辨王世子具冕服出即座陽繳於立

座南王世子降階則侍衛如常司禦二人分立左右先中降階則後陞

事官官官如書筵翊衛司仁順府之類執由西門入庭分東西

書筵仁順府及執事在西重行北向相對為首再拜訖各就位輔德

分入堂內左右侍座翊以下分立庭之東西若伯叔師傳貳

奉禮郎分引宗親及文武三品以下由西門先入就位次引

二品以上入左中護前跪贊請興王世子興立於座前若有

師傳貳師則王世子降立於東階下伯叔師傳貳師至階王世子升立於座前左中護俯伏興還侍位

宗親及文武二品以上由西階升就位通贊唱鞠躬再拜興平

身宗親及百官鞠躬再拜頓首興平身王世子答拜拱首若有

伯父師傳貳師則頓首奉禮郎分引宗親及文武二品以上出若有伯叔

則王世子降立東階下左中護前跪贊請即座王世子即座左中護前跪

白禮畢俯伏興還侍位王世子降座還內侍衛如來儀奉禮

郎分引三品以下出次輔德以下出○壬辰上詣英陵上食

○鄭善歸養母家命宦者李貴贈酒肉○諭慶尚道監司進獻

二十升闊細麻布令各司分織供費繁多成效實少予聞慶州

本號東京在昔新羅織錦貢獻唐人稱善織號曰羅錦錦固難
織而唐人稱羨况此麻布豈難織乎由是觀之非不能也但不
習耳今欲試驗令戶曹行移若能成效京中用度實減而進獻
禮物不乏利益國家豈偶然哉卿宜曲盡布置務得成效前此
令製雜物或不製造收價上來貿易而納者有之至於此事若
或憚於織造收價民間來京買納則非惟生弊多端抑亦有違
國家立法之意初年雖未易成繼後實為不難卿知此意用心
奉行期於成效○癸巳視事判中樞院事韓確啓臣曾經平安
道監司此道之民疲困極矣今設左右道都節制使以李澄石
為右道都節制使其弟澄玉為咸吉道都節制使此兩道疆域
相連有礙於公務相移且澄石但有武才曾經之處皆致殘弊
請改之 上然之確羨風儀通事理雖非出於科名亦能處決
有經濟之略無阿比之私○輪對御經筵○鍾城都護府使李
伯慶殷山縣監金貴孫等辭 上引見謂伯慶曰予聞咸吉道
軍士比平安稍強盛然不可以此而忽焉爾其往謹乃事謂貴

孫曰守令之任愛民為重爾體予懷子惠小民○兩使臣自龍山江乘舟泓流而下遣府尹金何都承旨李季甸慰之左右漁舟打魚競進使臣甚歡至楊花渡登北岸高峻處俗號加乙頭設宴使臣縱目游賞曰前日倪謙司馬恂還京言朝鮮加乙頭天下絕勝之地今見此處真可謂勝景○還給鄭孝誠等八人告身○刑曹啓全羅道萬頃縣吏延壽愿惡大姦侵漁重斂陵辱守令雖經赦宥依高麗故事破家瀦宅永屬咸吉道五鎮站吏從之○甲午視事輪對御經筵○召議政府都鎮撫等議習陣節目其一出入番軍士每月初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習陣其一出番軍士則訓練觀入番軍士則鎮撫所分掌之解文者講陣說不解文者試以馬兒一不通削一到又令忠順衛習陣講陣說○乙未命宦者金衍贈食物于兩使臣○尹鳳請琵琶粧飾及刀鞘烏梅木命給之○諭咸吉道監司曰定平人前上護軍崔巨北青人前上護軍李逢順金漢生前護軍劉致吉州人前護軍安乙貴前上護軍韓安遇端川人前大護軍金得希等

入則侍衛出則防戍曾有勤勞今皆以年老退休其鄉令其所
在守令隨宜連給食物○丙甲 上詣輝德殿上食還宮輪對
御經筵○李澄玉乞免咸吉道都節制使以終喪制 不允○
命宦者金衍贈白磁鍾各二十于兩使臣鄭善以金篦五萬張
中佩刀一大紅段子刺金囊一授衍以進又贈衍中刀一鴉青
段子刺金囊一○義禁府啓承文院官吏於謝恩方物表落書
謹上表三字著作郎安迢律當杖七十副校理李漢謙副知事
金得禮判事任孝仁杖六十提調李邊金聽許詡咎五十 上
命迢等各減二等咎之罷邊聽職原詡○領議政府事河演上
書曰今承下議屯田之策正合時宜臣謹按歷代為足食足兵
之計者不出屯田之制耳漢文帝屯田塞下專用民力也武帝
遣戰士屯田燉煌至塩津唐府兵番上之制無事則執耒以耕
有警則荷戈以戰其他歷代皆用兵也且古之良將如諸葛亮
屯兵而耕郭子儀躬耕百畝軍士不勸而耕之之類者非一皆
可以取法况今平安道人民疲弊已甚非別立屯兵之制則必

不能應敵，非別置屯田之法，則糧餉為難。屯兵與屯田不可偏廢。姑以其道可為之勢，思之莫若抄各官及各司奴婢，多不過五十餘口，定其飼牛及監守倉庫者，分授可耕陳地，給初糧。令旁近各官造給廬舍。今秋已寒，兩麥不及播種，預備春麥種數百石，開春播種，以資來歲農糧。有罪當徙者，連續徙之一依京中東西籍田農丁例役使。至若屯兵則中外閑散者及每試年武舉鄉觀試未入格者、年長才疎、校生品官子弟及二品以上妻子成衆官之有故未去官者，擇其饒產業有武藝者定之。若未充額，則侍衛牌營鎮軍騎船軍內才堪從仕者，簡擇移定其移定者之窠，以各官日守書、真醫、律生、徒、楊水尺、雜色軍充之。都計四五千，人分番及立番朔數，量宜詳定。倣唐家仗義軍禦侮軍之制，特賜軍衛之號，設成衆官其適兒相適，受職及去官之法，優於京中別侍衛之例。其中才幹特異者去官後仍置優待，又曾屬別侍衛甲士四品去官有武才者，亦令召募，或為鎮撫，或為各軍牌頭。滿三十月，依京中提舉別坐例陞資通訓而

止即 太宗朝別侍衛去官之制也有變之時何惜官爵為名利而興者烏合蜂起數千精銳之兵收之不難庶為利益又選堂上官有武略能勸課農務者領之一應啓達之事給馬牌一二直啓毋拘於監司都節制使使得自由於安州嘉山等沃饒平衍可治兵農之處設置營壘日日鍊習武藝則一二月之內必至為有用之才春暖冰泮則將帥親率勸課各出隨從者官餉三時假如五百人役一日播種豈啻五百斗乎役一日耘田豈啻一千斗所播之田乎推此而觀之雖不數日不勞身而可以有成矣將見三年耕餘一年之畜而軍需有裕矣然庶事草創之時當先補軍糧雖有羨餘毋謄會計以為軍營雜事之費又逐月給醬鹽毋致困苦令軍士樂為之業迨其道城堡完固民力有餘然後罷之可也議者皆曰軍士備糧為難然京畿以上居人則道路不遠可能輸轉雖遠道居人所產綿布之價貴於平安或於黃海或於平壤倉出還上下番時可以徵納何損於國况從仕受職之人何足論其自己備糧之弊乎矧經一二

年則自有屯田之所收矣如是而不能自備之人移定他軍役可矣今方羣盜迭侵遼東地面冰合則勢將移患於我須及秋節入送預為守禦之備儻有不虞可以沮遠來之初鋒以俟他道之兵萬全之計也臣以一得之愚拳拳為啓請不已者所以慮國家之大患紛紜有弊之議不足顧也大抵變之有無難期武士之預習愈久而愈能雖或無變必無後悔安不忘危之義也伏望 上裁施行軍國幸甚 上令兵曹議之○丁酉視事

○集賢殿副提學辛碩祖輪對啓曰人主好尚不可不慎近者佛事稍興是雖或因祈禱或因薦拔皆出於切迫不得已之至情然羣下化之勢至漸張弊已極矣乞崇正學斥異端以勤初政

上曰予讀聖賢之書已知異端之非且 世宗嘗教予曰異端之事不可以一日治天下國家也若有不得已佛事則命大君諸君主之使予不得與焉今薦拔之事亦從俗耳三年之後則斷不可為也碩祖又啓曰儲副國家之本輔養不可不謹今以世子幼冲姑停師傅會講之禮臣忝左輔德昵侍書筵伏觀

天姿岐嶷學問日就可以行禮容乞復會講之禮親近老成以
補聖學且言路通塞有關治體近者朴彭年上書論信眉之事
以此削職聞者莫不駭愕乞速收用以彰初政容諫之美大抵
先王舊章後世子孫所當遵守也元續六典之法極為明備申
命六曹分科遵用以責其成慎勿更立他法 上曰然彭年非
以言事也指斥 先王故耳○御經筵○召河演南智金宗瑞
鄭甲孫等議革平安道沿邊不緊各口子萬戶及軍兵僉曰平
安道沿邊不緊各口子頗多自虞芮至茂昌各官各口子從入
江邊土地褊少堵薄民不聊生南道各官防戍軍士亦皆因此
疲弊固無利益其弊甚鉅宜皆革罷以慈城為界今此深入設
關防實非萬世長策自朝至日具堅執其議 上頗然之令左
承旨鄭而漢與大臣更議仍出兩界沿邊地圖以示之而漢啓
曰臣為都體察使皇甫仁從事官巡行兩界已十年矣沿邊郡
邑關防排置之事仁一依 世宗布置之策為之耳我 世宗
以高世之見創物之智明見萬里備邊之事無不洞照兩界沿

邊要害之處大城小堡星羅碁市前後相望邊警息矣聖謨洋
洋豈至今日遽忍革之哉雖不得闢國其可感 祖宗封疆乎
雖寸土不可蹙也諸大臣曰虞芮以上今雖革罷限以鴨綠大
江彼人不得入居于此固非蹙地之例也 上曰 世宗已曾
布置之事何不議其固守之策而又獻革罷之議乎事遂寢○
黃海道都節制使朴薑辭 上引見曰中國事變不絕予甚軫
慮中國亂則外國其能寧乎是實可慮也黃海道軍兵殘劣然
平安道防禦最緊軍額不敷予欲添黃海之兵且關防不可不
設本道近失農業民生失所以此民遽興工役於心未安今欲
姑停棘城之役○尹鳳請鄭善往弟重富家命宦者金忠賫酒
肉慰之○李澄玉又上書請終制 不允○議政府據戶曹呈
啓輝德殿供進菜圃不足請以城底民田二結五十負加屬
從之○戊戌翰對御經筵○禮曹啓文科及生真試三館任情
分所故舉子等互相請囑捨此就彼誠為未便自今各以榜目
次第分所違者令憲司糾理 從之○己亥翰對御經筵

之制侍講官以下二人叅贊官一人史官一人逐日侍講而同
知經筵以上一人及司諫院一人三日一侍講當番者詰朝會
集賢殿講論進講之書以待命是日知司諫鄭孝康來叅歸語
同僚曰經筵官雖二人入侍然在外講論之時不可不合司會
講且與堂上諫官隔壁喧譁而不出謂於禮何遂啓請皆令會
講上曰舊例如此且各有其任乃不允又舊例經筵之日
諫官承本院吏報來叅孝康倡議啓請凡經筵之事必使經筵
吏來報仍於諫官家陪從而來經筵官啓曰書筵則以賓禮待
諫官書筵吏請來宜矣若經筵則不然凡朝啓常叅臺諫亦承
其吏報而來叅獨於經筵往報請來實違大體請仍舊從之
○使臣館貿易之時迎接都監按舊例禁細布使臣怒焉上
命勿計麤細並許貿易有賈人金得富者持細布而往通事尹
羲從以為禁物執送迎接都監使臣大怒上以同副承旨禹
孝剛承命布置未能纖悉尹羲從擅禁細布令使臣起怒迎接
都監使柳之禮李孝智判官閔解戶曹正郎趙鐵山佐郎金瀟

承命之事不能廣諭使義從擅禁皆下義禁府鞠之使都承旨
李季旬往諭于使臣曰前聞貿易禁用細布推其所由迨今未
得今又如此前言果信承旨及都監戶曹官吏已下義禁府劾
之欲置重典使臣曰每喫好饌又賜奴婢有何不足而發怒
皇帝若聞此等之事得無譴我乎頭目輦買賣欲為人情耳惶
恐實深乞啓 殿下宥之季旬回使臣又使通事崔倫請放官
吏命放之並令詣太平館謝使臣○對馬州宗盛弘遣人來獻
土宜○庚子輪對御經筵○尹鳳往見所賜第謂崔倫曰今日
得家何喜如斯謂館伴曰此家穩便館伴曰本土族所居豈不
好哉鳳喜溢于面鳳又曰 太宗皇帝時有一太監與我同坐
曰朝鮮人與達子無異予內懷怒意曰達達亦知琴碁書畫乎
其人赧然曰我失言矣鄭善曰達達與狗無異父則狼母則白
鹿只食牛馬乳牛馬乃達達父母也安崇善曰達達人中豈無
豪傑元世祖混一天下共稱聖人又其臣有如脫脫太師鳳曰
安宰相言是也中國亦稱元世祖與堯舜同○咸吉道捕海青

一連使崔倫告使臣使臣喜躍○命宦者嚴自治贈食物千兩
使臣○議政府據禮曹呈啓今當國喪放榜時設虛位於勤政
殿除百官侍衛及賀禮只令侍臣及三館侍衛三館及文武科
等依癸卯年例著白衣烏紗帽黑角帶生員亦著白衣黑帶黑
巾謁文廟時服黑衣除遊街恩榮宴及私賀宴從之○議政府
啓平安道左道都節制使李澄石前為節制使時人皆以不黨
稱之且奪友人妓妾而私之其行醜矣今又方在喪中歐其弟
澄玉請罷其職從之乃令都承旨李季甸通書于澄石勿來○
尹鳳請畫楊花渡四時之景陳智請海菜魚等物皆許之○辛
丑令戶曹給尹鳳家價綿布三百五十三匹鄭善家價綿布六
百三匹○諭慶尚全羅道監司咨文表箋紙必用京中所造故
擣鍊之弊甚巨欲使下三道分定造作以減京中之弊大抵造
紙非難但曝之潔白擣之精熟而已今送模樣紙各一張看審
盡心措置咨文表箋紙各一卷造作以進○九月壬寅朔上
詣輝德殿行朔祭如儀○視事判中樞院事韓確啓臣為平安

監司時推覈本道流民數至萬餘去歲金宗瑞又覈九千餘人
揔一萬九千餘人其餘漏報者亦不知其幾此無他使南道之
民徃戍於間延茂昌故也彼兩邑僻在遐陬限隔險嶺初帶二
三馬而徃者或瘦困而死或買賣為糧至於軍裝亦皆賣之每
年如是破其產業散而之四方欲民之安業其可得乎願革兩
邑以休平安一道之民 殿下若不信臣言則遣一大君審視
可知其弊矣 上曰卿言雖是然當初設立之功不易不可遽
革且其利害亦不可知也若革之而兩邑之民不欲遷居則如
何當曰勿令南道之民徃戍耳不可輕有革罷之議也左叅贊
鄭甲孫亦陳其弊一如確所啓且曰古之人有為民而捨土地
者况此兩小邑乎雖革無損於國家不革則有害於生民不可
不革也 上曰設立已久不可遽革也確又啓若不革則南民
徃戍決不可廢若非徃戍則其土之民非唯不能耕農朝出暮
入亦不可得矣寧棄此兩邑勿勞南道之民 上曰卿等之言
雖善不可遽革也諸臣皆出問諸承旨左承旨鄭而漢啓古者

日闢國百里革除之議誠為不可都承旨李季甸曰臣不目擊
未知利害然嘗聞其弊革之可也而漢嘗從皇甫仁築城於其
地目擊其弊不能悉陳又從而為之辭可謂狡矣其他行事亦
多類此○左承旨鄭而漢啓都官凡決給文案必備三負乃署
故郎廳缺一人則不署契券以致淹延 上曰自今并知曹事
備三負署之可也○議政府據刑曹呈啓慶尚道義城縣元惡
鄉吏丁謙丁履終男等雖經赦宥罪惡深重請於咸吉道極邊
站吏全家永屬以懲其惡從之○輪對御經筵知經筵事金宗
瑞啓近有李滿住聲息左右議政以為滿住雖固請必不來我
北門臣意也先方有志中原終必遣一二使价以試我矣滿住
則與我國有舊嫌恐數年間必一來侵 上曰敵之來否未可
預料雖國家閑暇常若敵至修吾器械鍊吾士卒以備不虞此
誠為國之長策比來我國專事北方之備以南方為無虞稍弛
備倭之策此亦不可不為之慮宗瑞曰邊備甚疎宜令各道多
造弓矢 上曰行城未易猝成姑堅邑城以自保實吾良策弓矢

加造亦所當急 世宗嘗命鑄銃筒其數已多且鹽硝雖重然
曾採者亦多姑停鹽硝別監又使各道監鍊官停銃筒之鑄專
責監造弓矢可也然則外方使命之弊似亦省矣○今左副承
旨金文起問安于兩使臣尹鳳曰我等初發北京時不意如此
以留故從者皆無禦寒之備請啓給毛冠文起回啓命造給○
謝恩使廼慶副使朴以寧回自京師○尹鳳往賜家監其役鄭
善亦隨之命宦者嚴自治賫內醞別膳往慰○忠清道都觀察
使權克和上書曰法者為治之具也故為治者必善其法法之
大者莫田制若也稽之古昔夏之貢殷之助周之徹名雖殊皆
什一中正之法也自此以後代各有制然未聞有可法者也高
麗之季田法大毀征歛無藝亂之極矣惟我 太祖以天縱之
聖高世之見創業貽謀首正經畧制為損實之法其不行三代
之制者以其地勢異於中國故爾然亦不過什一之法也 太
宗持盈守成因而不改民安其業歲在乙酉特命改量者但正
其結卜束之數定其上中下之品而已損實之法未嘗改也田

制之正誠無愧於三代矣 世宗繼志述事凡所施為率由舊章蓋有年矣然法久弊生逮戊午歲廷臣獻議以委官難得支對有弊欲試夏之貢法於三道分田品為六等分年分為九等其收稅之法至精且詳第因奉法之未至眼量之不同田品年分過於中制遂使盛朝之羨法反起生民之怨咨言之可謂大息議者曰貢法在中國土地平衍宜若可行然猶未免龍子之譏况我國家山川險阻田品不齊其不可行明矣莫若因祖宗之成憲行損實之為愈也若以委官難其人則雖外方豈無公廉正直可任之人乎但擇之未精耳假如乏人分遣朝士成衆官迨其未獲一月畢審則損實何有不中之理乎臣愚以謂議者之言雖若近理然八道委官揔計則幾至千餘人矣其於外方豈能多得且各司不可一日空曠侍衛不可暫時虛踈也若欲盡遣尤不可之論也損實之法非不羨也委官之難誠有如上之所議為今之計莫若因其已定之法改其節目之詳而已何則田品上中下曾定於改量之日又何必紛更以毀成法

以搖邦本乎大抵土地之品開墾之初雖或膏腴耕之既久則變為瘠薄常理也安有昔之下田今反為一等之理乎今以下田一結陞為一二等其所衍幾至三四十十而稅量之數不下十餘斗矣若以貢法一年之稅考諸損實豐年之數與夫田品改定前年之稅則其多取之數可知矣民之愁歎正在於此其田品之不可加等明矣且年分九等固為義法然臣受命來茲于今三年每當年分之時奔走田野竭盡心力究其至理然猶未領其要妄以某州為某等臆量啟聞心實未安反復思之非惟臣之不能抑亦法之未至也何以言之一邑之內四面土地膏瘠不同而膏者常少瘠者常多假如東面為上等三面為中下等則年分高下懸絕不侔揔計折中以為中年則其東面膏田所收多而降輸中稅坐享其利三面瘠田稅猶不足而稱賦公私又被東面膏田之例督納中稅鞭撻相尋此不惟不均之歎與越人納秦人之稅何異也臣五為守令四為監司又曾經損實敬差之任凡於田野農作之事粗知其例矣大槩一平一

洞之田年分等第不其相遠其間雖或有不同者此人力之不齊非天之年分使然也且各官四面之田各有字號而守令職帶勸農親自勸課出入阡陌境內禾穀之狀靡不詳知伏望年分等第責付守令自勸農之時禾穀等第隨其所見明白置簿霜降結實後更巡田野備細分等毋泛稱某等年分以其官字丁總數某面某地某某字為某某等各以字號分為年分報于監司監司首領官分道巡視考其真偽如有妄報隨其輕重輕者除贖決罪還任重者決杖罷黜明示法令行之數年則人皆知法自不干犯矣如此則當令貢法詳明而易行 祖宗損實之法亦兼行而不毀民各隨其所獲而納稅年分得中愁歎自無矣豈不美哉臣愚又有臆意同是一國之土均是一國之民也下三道則行貢法其餘五道行損實一國二法於臣心未安若曰貢法只行於三道欲其試驗也則所謂試驗者在於數年之間耳何待乎十三年之久也臣恐非 聖上示信於民之意也若以貢法為美則須於五道亦施此法以成一代之典臣之至願

也下政府議之僉議啟曰以損實有弊改定貢法田品三等
 有所未盡更分六等今若使守令每畝審定年分則其煩碎之
 弊其於損實之時且非守令一身所能盡審必付胥徒其弊尤
 甚於委官踏驗且貢法非獨行於三道將欲盡行於各道但因
 事多未之及耳即將此意下諭書于克和○癸卯輪對御經筵
 ○平安道左道節制使都鎮撫柳士枝知理山郡事崔守平知
 慈城郡事林得楨慶源判官李愈昌等辭 上引見曰沿邊防
 禦國家措置已悉然遠斥候謹烽火慎體探清野以待○司諫
 院右正言洪逸童啟今聞 上觀射是乃不忘武備之意然方
 在喪中親臨射場恐為不可且李澄石宣召有日安然在家再
 召而後乃來其為不敬至矣請令攸司劾之進馬使朴孝誠今
 已年老氣力衰耗且不更事不宜專對之任 上曰觀射非為
 戲也不得已也澄石所失非大節其勿劾之孝誠子將改差逸
 童更啟澄石素不謹慎今若不劾則何所懲乎 上曰欲令起
 復間有非之者終不果今以小失而責之無乃不可乎○贈兩使

臣狐皮各四十張貂皮一十張曰欲造裘衣以贈然本國人未知裘衣之制幸指揮製造○議政府宴使臣領議政致仕黃喜承命亦參坐在領議政河演之上○命宦者金衍贈食物于兩使臣○以鄭陟為禮曹參判朴好問工曹參判李師純慶昌府尹趙瑞安平安道都觀察使朴以昌黃海道都觀察使金叔利司宰副正淑利尹重富女督也恃鳳之勢凡有所欲皆告於鳳鳳請於上上重違鳳意皆從之○慶尚右道兵馬節制使辛倣晴啓今審巨濟邑城及海子邑城則改築而增東北一千餘尺誠為萬全之計然雖窄狹低微時不頽圯請勿改築海子則宜令改鑿令兵曹議之議啓曰倣晴所啓前後矛盾無有定論况海島居民專賴城郭以保其生須擇地堅築乃禦外侮請令巡察使審視便否定其城基從之○甲辰視事輪對○乙巳視事輪對御經筵○尹鳳往賜家監其役命宦者金忠賚內醞往慰○先是凡有氛祲書雲觀必察而啓之并及月暈至是上曰月暈非是異災其令書雲觀勿啓○三軍都鎮撫啓吹角令

軍國重事著在六典大小軍士及庶官並不時習且吹角令但書大旨其軍士出入序立之節詳在序立圖而其圖在鎮撫所然不載加設甲士及忠順別侍統筒等衛臣等與兵曹參詳令軍士講圖及令且分其圖于二品以上各衙門及訓練觀常掛壁間以便看閱下兵曹議之○丙午輪對御經筵○右副承旨李崇之問安于兩使臣尹鳳曰皇親皆着紗帽獨吳侗着笠中國則別構觀於闕北置諸皇親可任使者陞為千戶百戶鎮撫等官無才者不任以事只受其祿而已今吳侗亦依此例叙用何如館伴曰本國之制年滿七十者並皆致仕鳳曰老於侗而仕宦者亦多有之○取生真洪叔阜等百人叔阜本無學術竊取古作偶中狀頭時人笑之○丁未上御慶會樓下觀射○鄭善往觀賜家命宦者金忠賫宣醞往慰○傳旨禮曹歲已已參詳衣服升數笠子竹數尊早差等然禁防纖碎犯禁者頗多自今勿禁鞍鞞軟坐兒亦令勿禁○戊申視事輪對御經筵○兩使臣欲見武士等射候往慕華館令鄭種李塲等二十

餘人或射候或騎射或騎槍皆極其藝使臣及頭目等稱贊不
已命官者嚴自治賈宣醞往慰○工曹判書鄭麟趾啓文科加
額及試取節目令政府禮曹集賢殿春秋館議之領議政府事
河演禮曹判書許詡同知春秋館事李先齊禮曹參判鄭陟等
議文科之數三十人而文官參外五十五人每年多有窠闕不
能填補則不得已又設別試以取之由是士子學業未暇培養心
亦浮動競寫儕輩之述僥倖之風大起又外方舉子不得與試
取士之路不廣宜於試年取五十人除別試使之專心學業且
州郡教官有闕率以教導差之師儒不廣亦其弊也左參贊鄭
甲孫議三十三人之額載在六典今之人才不加多於昔日又
無曠官闕職之弊不宜更改成憲視學取士 祖宗右文興學
之盛舉以取五十之額而並罷視學尤為不可左贊成金宗瑞
議臣於往年請加文科額數 世宗謂臣曰三十三人內或有
不成文理者况敢多又臣又請曰然則隨才而取或三十而止
或四十而止或五十而止毋過五十何如 世宗曰若然則為

有司者雖或非才必取盈五十選舉猥濫將自此始矣臣汗赧不能對以今思之 聖訓深切著明不敢輕議河演議文科初場疑義非今所肄且秋場日短宜試表一場賦一場策一場金宗瑞鄭甲孫許詡等議初場試經學中場試文詞終場試時務科舉格例不可以日之短長而廢試經學且舉子初習疑義赴生負試未有不習疑義而習詞賦策問者也况明經學則何必常常肄習然後能製疑義乎初場仍舊試以疑義李先齊議秋場日短初場疑義內試五經義各一除疑問中場賦表內試以表除賦終場仍舊鄭陟議初場疑義中場賦表六典所載不可更改然秋場日短初場義中場表終場仍舊集賢殿副提學辛碩祖直提學盧叔全直殿李石亨應教金禮蒙校理李塏修撰柳誠源李克堪徐居正副修撰尹起畎尹子雲許慥博士徐岡韓繼禧崔善復春秋館記注官金淳金之慶記事官金漢啓金命中等議科目之額始自高麗行之已久固無可改之弊以今試場之事觀之雖只取三十三人程文之中式者不過一二篇

僅得一二分者亦皆取之以充其數今若加額恐無可取之才也若以文臣參外窠闕未充言之三館事務不劇一式年之間雖有闕員別無弊事不必加額初場試疑義欲觀其習經書也故不講經則必以疑義且三場以賦表與策為二場者所以酌重多小而為之制也今除疑義而以賦表分為初中場則是廢經書而只以二場取之也若以秋場日短則製策之功不下於賦表兩篇而策問既不得分之何必分賦表為二場且中國解試皆以秋而三場無所增減况賦特詞章之小技以賦一篇准策給分則輕重不均實謂不可不須更改况此二法皆載六典加額之事亦於世宗朝擬議而竟不行今當即位之初遽改祖宗成憲尤為不可集賢殿行直提學崔恒副校理李芮李承召春秋館記事官金閔福朴元貞全孝宇琴以詠金勇等議我朝式年科目之數行之已以固宜因循然因時損益則法亦不得不變歷代取士之額多小無定我朝三十三人之額未知何所據而定耶取士欲以補官今也文官多缺要必變而通之

稍增前額使官無缺員但限以五十人而隨其所得程文以為
多小初場疑義則赴試者誰非素所肄習且終場對策與初場
起義中場賦表多小相等不必以日短獨減初中場也如欲盡
較其輕重以矯其弊則不無細碎三場製述之法固宜仍舊若
別試則令士心輕擾不可數行集賢殿校理梁誠之議文科別
試本是羨意然人心浮動不能專心肄業其弊尤甚自今除別
試至式年取五十人以為定額初場疑義本以考四書之疑五
經之義今權罷講經而又除疑義是舉四書五經而廢之也况
賦表分為二場則必有冒濫之弊仍舊試以疑義○傳旨吏曹
還給吳侗告身○已酉視事左副承旨金文起啓咸吉道入居
人等通墾山野人家稠密視舊加倍然五鎮防戍尚疎請考初
定額數推刷入送左贊成金宗瑞啓今遽推刷不無騷擾宜漸
次施行從之○輪對御經筵○上御序賢亭觀射○風水學啓
胎藏經曰夫天生萬物以人為貴人生之時因胎而長况其賢
愚衰盛皆在於胎胎者不可不慎凡降胎之三月名為和正胎

五月軟藏胎三年壯應胎五年中符胎七年向陽胎十五年過陽胎謂之六安胎法也故經曰男子十五年則志學之年女子十五年則遵家之年然則男子宜當軟藏中符向陽胎中年月藏待於志學之年女子亦當和正壯應過陽胎之年月藏待於遵家之年男子若值好地聰明愛學事業九經團爽無病官職高遷今王世子胎室在星州諸大君胎室之旁傾側補土之慶誠為不可依胎經擇地之法廣求吉地於京畿下三道從之○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各色軍士月俸廣興倉不以時支給以至番下不得受者頗多請依祿科例定其日限無故而限內不給者許令告于兵曹本倉官更啓聞科罪初日義興忠佐甲士二百五十防牌二百五十攝六十一百中軍近仗八十摠六百八十二日雄武忠武甲士二百五十防牌二百五十攝六十一百右軍近仗六十摠六百六十三日龍驤龍騎甲士二百五十防牌二百五十攝六十一百右軍近仗六十摠六百六十四日龍武龍奮甲士二百五十防牌二百五十中軍銃筒衛三百六

十摠八百六十五日虎翼虎賁甲士二百五十防牌二百五十
攝六十一百左軍銃筒衛二百六十七摠八百六十七六日虎
勇虎牙甲士二百五十牌防二百五十攝六十一百銃筒衛二
百六十六摠八百六十六從之○議政府據兵曹呈啓續戶典
貢物代納禁止條云京畿忠清黃海等三道各官不等木廣板
木正炭等物聽民代納守令量宜收價親監面給違者論罪立
法如此而收價之數不曾詳定故無識之徒憑籍幹事橫行村
落經宿閭里多般侵逼代納之價任意增重各官守令亦以一
時私意置而不察貧寒之民盡賣財產因此失業請定其所收
之價炭一石豐年則米十斗儉年則七斗大不等木一條豐年
則三十斗儉年則二十二斗中不等木一條豐年則二十四斗
五斗儉年則十七斗小不等木一條豐年則十九斗儉年則十
二斗吐木一把豐年則十斗儉年則七斗依景泰元年受教令
其官守令親監收納依他例船輪傳給幹事僧如有法外代納
之人隨即禁身推劾濫收價米各還其主知情不禁守令推劾

科罪從之○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前此受教令甲士別侍忠義
內禁衛訓練觀及成衆愛馬等各舉東西班五品以下武藝吏
才兼備者及騎射或步射卓異於衆者三人府及諸曹判書三
軍都鎮撫同試凡於武臣窠闕憑考叙用今觀所薦之人率皆
軀幹猥瑣武藝庸劣其中稍優者數十餘人而亦不可為緩急
之用是無他薦之者例視兩界防戍軍士類以武才猥劣者薦
之被薦者亦慮邊遠防戍及其試也不盡其才自今請除每人
薦望令鎮撫所訓練觀十二司各衛節制使合司共議除堂上
官外時散三品以下成衆官以至白身武略特異堪為將帥者
不拘多少薦望啓聞下兵曹府及諸曹判書以上都鎮撫訓練
觀提調同試從之○庚戌各贈襦衣一襲于兩使臣及頭目等
○道都承旨李季向府尹金何請兩使臣宴于思政殿各贈弓
矢及橐韃尹鳳進畫獅子龍虎騮虞簇子各一隻○司憲府啓
殿最所以區別賢否以憑黜陟以示勸懲所係至重今春夏等
考績各道守令率多居最而或有無殿者自立十上迢遷之法

人懷僥倖因緣請托無所不至監司亦溺於人情高下失中事
在赦前雖不得効褒貶等第並令改正不久○辛亥咸吉道都
節制使李澄玉辭 上引見賜弓矢○命宦者金衍贈饌具于
兩使臣○以李堅基為議政府右叅贊朴煥金義之延慶並中
樞院副使許訥李堰並兼司憲掌令金從舜權孝良金保之李
命敏並兼司憲持平朝議將遣行臺于諸道廉察守令貪污不
法以監察皆新進不經事乃命政府吏曹選朝士有名望者兼
臺職遣之故有是除然事竟不行命敏貪污無行但識土木之
事保之亦淫縱無檢為忠清道都事在國喪率哭前溺愛清州
妓又有不廉之誚至是拜臺官物論大駭○議政府據禮曹呈
啓今庚午年文科初場姑試製述依舊例五經義出二題四書
疑出一題從之○壬子尹鳳往弟重富家命宦者嚴自治賈內
醞往慰○聖節使通事孫壽山賫欽錄詔書而來乃正統 皇
帝回自虜中赦宥天下之詔也 上喜甚即令都承旨李季甸
宦者金衍等往說使臣尹鳳喜曰昨夜有異夢今得聞此鄭善

亦曰喜甚然實無驚喜之狀○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平安北道
沿邊之地道路險遠南道軍士分番往戍人馬困斃因此民戶
日益流亡宜行革弊之策薰豆堡據間延不遠革萬戶農時則
令間巡軍官之有武略者守護余南道戍兵冬節則入保邑城
碧潼小波兒口子地褊人稀且已築行城革萬戶令碧潼軍官
之有武略者守護禁耕城外之田除南道戍兵從之○癸丑
上以太上皇帝還京率羣臣望闕行賀禮遂頒教宥中外其
教曰北胡構禍鑿輿播越臣民痛憤盖有日矣 皇靈遠震虜
寇効順而大駕言旋四海均慶今景泰元年九月十一日通事
孫壽山欽錄詔書回還詔曰朕奉 先帝聖體之遺適值國家
中變之運痛機務擅專於權倖致 大兄誤陷於虜庭賴天地
祖宗眷佑之隆荷母后臣民付托之重授朕大位俾紹鴻圖慰
安人心奉承宗祀雖神器有可保奈王業以多艱夷虜內侵蠻
苗外擾方圖大舉遽見彰聞逆虜革心翻然畏服乃今年七月
以來遣其親信詣闕朝貢固請講和至于再三悔見于辭款字

于面不得已為親而厚加金帛選使偕行敢謂德可動天自信誠能化暴八月十六日其大師也先果遣五百餘騎奉送大兄還京臣庶交歡宮庭胥慶然朕即位之初已嘗祇告天地宗社上大兄尊號曰太上皇帝禮惟有隆而無替義當以卑而奉尊雖未酬復讎之私姑小遂厚倫之恩爰稱恩典溥及臣民所有寬恤事宜條列于後於戲雪恥不以威而以德誠有仗宗社之靈遺民不于勞而于安志在益邦家之福顧惟大慶罔間遐邇宜體聖心用布寬條以今九月十二日昧爽以前除謀反大逆謀叛子孫謀殺歐罵祖父母父母妻妾謀殺夫奴婢謀殺主蠱毒魘魅但犯強盜外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咸宥除之敢以宥旨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於戲天人協謀既有非常之慶雷雨作解爰推莫大之恩○輪對御經筵○傳旨兵曹自今京外犯罪入居人除咸吉道限平安道阜盛悉從博川以北義州以南各官○甲寅視事輪對○平安道助戰節制使康純辭上引見純啓曰本道受敵初面且軍人鮮少

冰合之時尤為可慮本道子弟宿衛於京者並令入選防戍何
如 上曰予意亦然凡防禦之備鍊軍之事常加敦勉毋或少
怠且北方寒甚慮若等冒寒戍邊須造土室令軍士入處毋致
凍傷○以崔恒為司諫院右司諫大夫洪元用知司諫院事金
震知左獻納權孝良右獻納具人文左正言金孝給右正言先
是司諫李補丁金鈞等不署唐城君洪海子告身海啓于 上
遂皆左遷以恒等代之人文未幾以親老辭歸時議多之 上
即位多用集賢儒士陞資布列臺諫朝野將有望焉然所陳皆
細瑣而所可陳者不言士林罔不缺望焉是日罷燕掌令持平
令還本職○乙卯 上喜正統還駕幸大平館設宴慰使臣還
宮命內豎金忠贈饌具于兩使臣○議政府據兵曹呈啓今兩
界有警軍務方殷公私習射不可緩弛都城內外五六人以上
私聚習射而飲酒者憲司例以會飲推劾故大小人真未得自
由習射有違軍國鍊士之意請自今非設宴只賚酒肉飲射者
勿禁從之○丙辰石城縣監金良敬辭 上引見曰守令之任

非京官之比專制一邑汝往謹哉○左承旨鄭而漢問安于使
 臣皆曰厚承上德既醉而飽尹鳳曰前日過醉冒達金淑利奴
 婢決給之事深恐失言而漢曰奴婢決訟本國常行公務大人
 之啓有何失乎仍將沔川奴婢推刷數目授鳳鳳曰今若不推
 則後難為之今得推之喜感小已又言與李臺妻氏相訟奴婢
 何如而漢曰令主掌官辨明然時未決了耳因飲酒談話鳳曰
 太宗正統今上皇帝皆不能飲洪熙宣德皇帝皆能飲宣德
 酒半酣輒使酒沉醉則和氣滿面親若兄弟正統 皇帝年少
 時子進一杯面紅昏醉心實惶恐及即位不聽老奴之言遂至
 於此且言欲得鷄子破寂而漢回啓命贈一連又令義禁府分
 揀金淑利奴婢○鄭善將歸積城詣闕辭 上迎入忍政殿設
 酌仍贈弓矢及橐鞬○對馬州宗盛弘遣迎山等三人進香于
 輝德殿賜衣服○傳旨兵曹入朝戰亡火者砥平崔真力公
 州劉得定寧金奉鳳山張奉永川李種等父母皆復其戶如無
 父母同產為首者一人復戶○戊午 上詣 輝德殿上食○

御經筵○鄭善往積城尹鳳送之于普濟院 上令禮曹設餞
宴左承旨鄭而漢賈宣醞往慰鳳還賜第命內豎嚴自治賈宣
醞往慰○上御序賢亭觀射中多者皆賜弓矢自是以後或御
慶會樓下或御序賢亭殆無虛日諫臣言方在喪中不宜親臨
觀射且輪對亦有言之者皆不納○王世子始開書筵與師賓
行相會禮師河演左賓客鄭甲孫右賓客權孟孫左副賓客許
詡右副賓客李先齊左輔德辛碩祖右輔德盧叔全左弼善李
石亨右弼善金禮蒙左文學李塏右文學梁誠之左司經柳誠
源右司經李克堪左正字徐岡右正字崔善復等進講小學初
上謂承政院曰予在東宮朴仲林崔萬理為侍學今依此例
於書筵官擇可者承旨等請令書筵堂上選之於是河演鄭甲
孫許詡等以柳誠源李克堪聞 上曰此二人皆新進予所不
識者命政府勿拘經筵書筵更擬以聞乃擬盧叔全金禮蒙誠
源克堪以啓○上遂以誠源克堪為定乃命之曰今以爾等為
世子侍學且令世子待以朋友之禮爾等亦視如朋友毋畏縮

不盡言也其於經書義理古今格言從容詳說使有所開悟因
命日入侍講○司憲持平李英耆啓臣等今聞供佛於大慈庵
前日又作佛事而今又大張甚不可也且金自雍赴京欲率慈
山官奴官奴本有其役不宜帶去又今日始開書筵只令郎廳
進講有違大體請令賓客進講 上曰創寺造佛而不作佛事
可乎予欲大張只因使臣之來未果耳自雍之率官奴雖云有
役大臣今為萬里之行而有所小請何敢不從書筵以國韻講
說非賓客之所知且恐其勤勞老臣英耆更啓自雍豈無一口
奴可率乎今此官奴既非伴儻又非族人而乃欲率去誠為不
可賓客等雖未知國韻今當正始之初使郎廳進講未安於義
且今使臣支待事煩設此佛事未知其可也請姑停之 上皆
不納○大慈庵極樂殿成窮極侈麗金碧耀日至是大設道場
首陽以下大君諸君往焉○賻判中樞院事韓確妻洪氏米豆
共二十石紙一百卷棺槨石灰○已未視事輪對御經筵○持
平李英耆啓頃者禮賓注簿羅洪結濫用使臣支待之物令本

府收奪告身推劾今值大赦命還告身勿復推問臣等按其文書盜用之物頗多今若還給告身而勿推則此輩將何所懲乎請懲其贓物還奪告身且譯學人分為三等上等則通事中等則押物押馬下等則打角夫以此差遣曾已立法今赴京從事官或以下等陞差押物中等陞為通事者尚亦有之似違立法之意皇甫仁護送京軍士十八人命留平安道防戍於沿邊各官待其回還往迎遼東臣等思之中國聲息既平本朝使臣來往亦無道梗以平安罷弊之道供給此輩其費不貲除待侯上來何如上曰洪縉勿復推問還奪告身譯學人差定雖如此立法近因赴京人多而譯學人少故如此差遣耳然令承政院更議護送軍士既已到彼何必追還○命內豎田昫贈饌具于尹鳳○初吏曹判書權孟孫啓諸道觀察使及各司提調因循舊習殿最不嚴由此尸素居官者甚多請大明黜陟獎勸士風至是上引見都承旨李季旬議之季旬啓今行循資之法賢愚同滯若與大臣議其賢不肖果賢也不拘常例進而陞之則人

皆奮勵而勉於為善果不肖也貶而黜之則人皆畏懼而憚於
為惡用人不可徒守循資之法也 上乃下教于議政府曰賢
能為用民可以安有司固守循資之法雖有賢者未免沉滯府
及吏兵曹叅判以上吏兵房承旨等議京外官吏賢不肖可陞
可黜者以啓於是領議政河演左贊成金宗瑞右贊成鄭奉左
叅贊鄭甲孫吏曹判書權孟孫兵曹判書閔伸叅判趙遂良都
承旨李季甸左副承旨金文起等會議於議政府以京官閔恭
朴仲孫盧叔全權自恭姜孟卿申叔舟河緯地金淳姜希顏朴
元亨金修薛丁新外官李禮孫柳規朴靖趙晤李好誠金乙孫
鄭有容尹慶恭金若晦趙秀文朴延世朴柳星等二十四人為
可陞判內資寺事李孝禮判禮賓寺事丘次崇俱表老不宜為
一司之長判濟用監事辛均慶已怠惰又不能御下每被下官
凌辱軍資正房九行年滿七十濟用正李根前為守令不廉謹
令為本職又凌辱長官同副知敦寧府事李義敬兄弟不睦濟
用判官金啓昏昧不能治事禮賓直長李永忠前為豐儲倉丞

盜用官米二十餘石司宰直長李聞開婦翁棺出金帶在婦翁
賓側彈琴江華府使金徑科歛至重民不堪苦且因時祭而來
京也舩輸公物二艘廼豐縣監柳諫承監司之差監收稅量各
官斗斛任意增補高重收納數至三千餘石安東府使鄭之澹
買部民馬犯禁私納他官貢鐵而受其直且不合治民丹城縣
監梁金石托造成官舍令民間納不等大木未納者懲以綿布
並皆濫用機張縣監尹宗順率妾赴任且不宜臨民江陰縣監
李種芸陪箋到京備酒饌賫往醫女房餉其妾同類醫女在任
時飲村民濁醪知平海郡事林鳧老昏知旌善郡事柳致知庸
劣蔚珍縣令朴而敬衰劣德源府使曹尚明已有子孫而以
勢家孫為收養率往任所心志鄙陋知瑞山郡事具益壽飲輒
使酒又不治事行副正楊修前任江華頗有不廉之譏凡此二
十一人為可黜大護軍申敬宗昏迷妄量例當罷黜然厚寧君
婦翁例不可罷請降其職議畢書進上御思政殿引見季旬
文起等曰予聞閔恭為慶尚監司不堪其職不必陞也可陞何

無成三問乎季甸對曰三問亦可人也然近日同僚朴彭年等
抗論上疏三問憚其言切托辭不參無志士風僉議非之上曰彭
年上書誤矣三問不參是矣何乃以此非之永忠之犯無乃以
洪深之言劾之者乎季甸對曰然舍人檢詳吏兵曹郎廳無可
陞者歟何故都無一人在可陞之例乎季甸對曰僉議以為此
輩既已精選宜在可陞以堂上薦郎廳未安於心不并錄之
上命陞朴靖趙晤好誠延世及知大丘郡事李甫欽爵一級罷
辛均根專金啓永忠李聞金徑柳諫之澹金石宗順種芸林鳧
致知而敬尚明益壽等朴靖好誠延世將為將帥趙晤以清名世
者也甫欽質實無華上素器之不在可陞之例特命陞之後
又以有司之請見罷者李孝禮李永宣洪有江等數人也永宣
前為禮賓偷用官醬有江前為守令奸官婢後為平安道都節
制使軍官與職長軍官張戢非理歐鬪也又吏曹議大司憲李
承孫曩典銓選分列族屬于富饒諸郡輸來產物絡繹不絕世
譏納貢且多受人賄賂嘗設宴坐客十餘人各呈牛舌是則

十餘牛也他物稱是且教子姪不謹俱犯賊汚豺狼當途安問狐
狸仍啓曰承孫行汚不合憲司之長請罷之後以承孫除中樞
子指永宣姪指永忠也金文起性疾惡當會議都堂可黜之人
多出其口或有異同必極辨務勝傍若無人僉曰不可以一人
所聞輕為進退必坐中三人所聞同然後定其去取文起曰金
保之為吉州判官犯賊無紀且言其物名與數保之為人行本
汚文起所言未必不是然以所聞未滿三人不在可黜之例文
起甚恨之形於辭色時謂陞黜之議得實為難可一不可再○議
政府啓各官軍資所儲之穀如有緩急難於供用有乖軍國
之計請皆以義倉米相換從之○庚申 上不豫左贊成金宗
瑞問安于使臣尹鳳曰何不往平安道無乃以 皇帝還駕邊
塞無警而然歟須預防於無事之時乃能濟其急難矣○尹鳳
謂館伴曰康文寶以何事赴京乎館伴曰本國遣使賀 太上
皇帝回駕而文寶隨之也又問 太上皇帝聖節亦有進賀乎
館伴曰然進獻方物有馬乎曰有之鳳曰本國在 太宗皇帝

朝進貢金銀厥後金銀殆盡請代以馬以 太上還駕而進賀
則禮當然也豈有二 皇帝節日進賀之理乎我雖無預於此
將恐貢獻之難繼也 太上之前進獻方物始於今日則勢難
中止安知今日之貢馬不如前日之金銀乎予雖不干國事
太上節日進賀之事予甚慮焉但進土物表誠耳何用獻馬○
首陽大君等在大慈菴啓曰請設舍利分身精勤命都承旨李
李旬往焉得分身舍利數枚○以右贊成鄭奉為忠清全羅慶
尚道都體察使成均司藝金淳吏曹正郎辛永孫為從事官審
定公邊州縣城基初左承旨鄭而漢啓曰我國北連野人防禦
最緊三面濱海倭賊可畏昔在宋朝命大臣分掌西北我 世
宗命沈道源為咸吉道巡察使朴坤為平安道巡問使其後以
皇甫仁為平安咸吉道都體察使專掌東西兩界之事邊務得
宜忠清全羅慶尚道命崔潤德為巡察使後以鄭欽之代之又
代以趙末生今無主之者臣謂治亂安危相為倚伏今國家昇
平日久邊境無虞下三道狃於安寧沿邊城堡或低微圯毀

或有不築之處且戰艦不修海路防禦緩弛依世宗朝舊例特命知大體大臣專掌下三道備邊之事以責其成雖曰大臣然非識事體善措置者徒費民力耳臣觀兩界古築邑城今為無用之器虛棄者頗多太宗朝星山府院君李穰號為名相為咸吉道都體察使築吉州邑城及端川北青甲山山城今皆棄之須擇大臣之賢者以掌下三道之事以備邊圉萬世幸甚上然之未幾有是命世宗累遣大臣巡視諸郡城基令其道守令監築築之幾盡上以南方濱海城堡未完命岑更審之雖已築者地理或未得其宜則移之其所不築者築之仍令從事官分道監築岑多所更改而董役就辦於旬月督之甚急民多怨之○都鎮撫黃守身啓習陣唯遊軍及受敵面軍卒運動以為進戰退守之狀其餘士卒按列不動故軍士等以為陣法戰守之道徒為如此至於行軍緩急進退聚散之法全不慣習甚為不可自今每當習陣之日罷陣回還作行陣習其旗麾金鼓進退之節以為恒式其二十五變陣每月初二日十二日

二十二日循環肄習兵曹都鎮撫訓練提調置簿僉署以憑後考從之○議政府據兵曹啓防牌禦敵先鋒其用甚緊國初倣古制既設馬兵甲士歲乙未用隊長隊副為防牌以護軍李順茂為訓導教其進退之節馬步二兵迭為犄角不可與他兵泛論近來防牌役於營繕本業將廢自今每當番上擇壯實穎悟者二十人令訓練觀每日教訓肄習使得成才且習杖亦依前例申明訓習其訓練觀教習勤慢曹及鎮撫所無時檢察如或教訓不動役使他處令彼司論罪從之○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司僕所養之馬或驅馳太過或馱載太重或喂養失節以致瘦損生病且鞍具亦多破落今依贖兵典及各年教旨條陳檢覈之方一馬匹分為六邊每一邊祿官一人監養提調逐月考其馬匹肥瘦一等則給五分一等則給四分三等則給三分四等則給二分五等則給一分至考績時十五分以上者置上等十四分以下者置中等其中已甚者置下等有能勤謹調習若御坐之馬出於其中則別給三分其次良馬別給二分以憑

黜陟每等居最分數多而能幹其任者三年一次提調啓聞錄
用一每邊只委一祿官或患病或出使或因服制忌日點檢有
所未盡請擇兼官之勤謹能幹事者六人與祿官同掌其勸懲
之法亦依祿官之例三年一次通考分數啓聞叙用一內司僕
所養之馬元無定額一日之內或長騎一馬因此瘦困生病者
頗多自今定額常時則二十匹事煩則三十匹輪次相騎其畏
養之方出入之節今掌德應房德應房歲輦祿官二人分掌之提
調逐月審視勝者給一分至考績時三分以上者為上等二分
以下者為中等其中已甚者或置下等上項之馬隨其羸憊
適以本寺之馬一月之內所適之馬多者為不勝少者為勝相
等則以肥瘦因健定勝負一養馬祿官負之比晝夜監養若無
勸懲之典則不務喂養以致瘦損亦依官負例給分待滿六朔
二十五分以上給別到一百十五分以上及別到五十四分以下
無別到其中已甚者削到一百一騎本寺馬者事雖不緊必擇良
馬或鞭養馬而奪取以至橫行他處慮恐稽緩倍道馳走因致

瘦損自今騎馬馱馬分其勞逸輪次定給除不馴馬及病馬外
私自改占者嚴加痛理其承命當騎者亦考緊中慢三牌而給
之如有逼騎越等馬者只給一馬而濫騎二馬者事緊不即給
馬者告于提調啓聞科罪一德應房專掌輦鞍所任至重故令
祿官掌之然乘輿輦鞍外他餘鞍子視為餘事工曹亦不即補
綴自今提調不時點檢如有破毀祿官及工曹郎廳啓聞科斷
典守及騎坐者謾不加意因致折破遺失者隨即移文攸司治
罪從之○議政府據兵曹呈啓軍器監焰硝煮取之法前此
於各道置都會定為常所非唯都會之邑每年受弊所屬郡縣
道途遙隔凡焰硝土及供用雜物輪轉之際合境騷擾民弊多
端請自今各以附近分置都會每年春秋一道一都會煮取周
以復始更迭休息京畿則陽川金浦通津江華喬桐漕輸便易
果川衿川仁川高陽富平安山道路不遠皆輸土于司豹局水
原府為一都會以南陽振威陽城竹山龍仁陽智陰竹屬之廣
州為一都會以驪興楊根加平川寧砥平利川屬之楊州府為

一都會以抱川永平連川朔寧臨江及江原道鐵原屬之原平
府為一都會以交河臨津長湍積城麻田屬之開城府則依舊
例每年蕘取以附近豐德郡屬之江原道則三陟府為一都會
以蔚珍平海江陵屬之襄陽府為一都會以杆城高城通川歙
谷屬之原州任內酒泉縣為一都會以旌善平昌寧越原州橫
城洪川屬之春川府為一都會以楊口狼川麟蹄淮陽金城平
康金化屬之忠清道則公州為一都會以尼山息津鎮岑連山
扶餘石城林川舒川韓山鴻山青陽庇仁屬之忠州為一都會
以槐山延豐陰城永春丹陽鎮川堤川清風屬之清州為一都
會以文義懷德青安燕岐全義木川沃川永同黃澗青山懷仁
報恩稷山天安屬之藍浦縣為一都會以保寧泰安沔川瑞山唐
津德山平澤溫陽牙山定山大興結城海美新昌禮山洪州屬
之全羅道則高山縣為一都會以全州錦山珍山茂朱龍潭鎮
安礪山扶安金溝沃溝臨陂咸悅龍安益山井邑興德古阜金
堤泰仁萬頃屬之茂珍郡為一都會以南平靈巖務安咸平長

城高敞靈光茂長潭陽昌平珍原和順羅州屬之南原府為一都會以淳昌任實雲峯求禮谷城玉果同福長水屬之長興府為一都會以綾城康津海南珍島光陽樂安寶城順天興陽屬之慶尚道則慶州任內慈仁縣為一都會以迎日興海永川河陽慶山新寧義興梁山機張東萊蔚山長鬐彥陽靈山密陽清河慶州屬之安東府為一都會以奉化禮安榮川順興豐基龍宮比安義城醴泉軍威寧海盈德真實青松屬之星州為一都會以聞慶咸昌善山開寧金山仁同尚州玄風居昌高靈陝川草溪知禮大丘昌寧清道屬之晉州為一都會以咸陽河東丹城安陰南海山陰三嘉昆陽巨濟固城泗川昌原漆原金海咸安宜寧鎮海屬之黃海道則平山府為一都會以免山牛峯江陰白川江原道伊川安峽等官屬之瑞興府為一都會以谷山遂安新溪鳳山黃州屬之海州為一都會以載寧延安康翎瓮津長淵松化信川屬之安岳郡為一都會以豐川殷栗文化長連等官屬之令都會之官預辦大釜大槽木桶瓢篩之類以供

莫消之用如有不曾備辦臨時奪民器用者啓聞科罪且取土除公廨及寺社院館外毋令取於民戶其燒木臨時分定猝辦輸納不無民弊自今軍器監預報兵曹移文當次都會於農隙令所屬各官依數輸納若都會所守令不能預先措置則亦啓聞科斷又取土匠謀欲受贈假公侵民貽弊多端居民亦憚於轉輸投棄焰消土至都會所以無用雜土詐謀納之者頗多請於各官擇曾經顯任剛明品官令親監取土封緘押送都會所其作弊匠人及不能考察品官亦皆罪之役限春則始正月十五日訖于三月晦日秋則始八月十五日訖于十月晦日焰消多少照驗各道所糞及前此所糞之數其中最多者加資勸勵最少者劾聞科罪從之○辛酉鄭善回自積城命禮曹判書許詡左副承旨金文起往迎于郊○上以尹鳳之言議貢馬與否於承文院提調僉曰今此進賀特別禮事耳宜當獻馬後日聖節正朝則不必進也從之○都承旨李季甸自大慈菴復命啓舍利分身 上喜賜所御彩段衣一領○壬戌遣日城尉鄭

孝全工曹參判朴好問知中樞院事金自雍等賀 太上皇帝
回駕及 太上皇帝聖節百官拜表箋如儀其上 太上皇帝
表曰鸞旗北狩萬姓咸愁龍馭南回率土同慶照臨所暨蹈舞
惟均欽惟 太上皇帝陛下寬裕溫柔文明濬哲地遙沙漠方
切望於朝昏位尊皇都乃復覩於天日歡溢紫禁喜動慈闈伏
念臣猥以庸資端逢盛際瓠瓜偏繫班雖阻於駿奔葵藿誠深
禮惟勤於虎拜方物表曰車駕言旋式慰輿望梯航畢至用輸
賀忱謹備黃白細苧布各二十四匹黑細麻布一百匹雜色馬一
十匹右件物等製造匪精名般甚夥豈充旅庭之賈庶修執壤
之儀上 皇帝表曰皇靈斯赫誕恢迎復之謨鑿輅言旋式慰
普率之望照臨所暨蹈舞惟均欽惟 皇帝陛下協舜聰明齊
湯勇智功業光於繼體友愛篤於因心惟至誠可以動天乃彼
虜終然向道一人有慶陰騭實賴於 祖宗二聖重歡喜氣爰
溢於宮掖臣民悅懌社稷乂安伏念猥以庸資幸逢昭代迹縻
東土阻叅百辟之班情馳北辰倍切萬年之祝方物表曰威加

朔域鑿興言旋歡騰海隅壤莫是執謹備黃白細苧布各二十匹黑細麻布一百匹雜色馬二十匹右件物等名般甚寡製造匪工豈足充享上之儀聊以表由中之懇上聖皇太后皇太后太上皇后中宮禮物並紅細苧布各一十匹黑細麻布各五十匹其箋曰宸極撫圖威加戎虜皇輿旋轉軫慶洽寰區凡屬照臨疇非蹈舞恭惟皇太子殿下德著仁孝性稟溫文望隔關山痛念六飛之遠狩誠格天地復覩兩宮之相歡頌聲交騰羣情胥悅伏念臣叨守先緒邈處遐陬班雖阻於鳧趨心倍殫於燕賀禮物白細苧布一十匹黑細麻布五十匹雜色馬四匹○賜平安道監司趙瑞安刑曹叅判安完慶等奴婢及田其賜牌曰王世子冕服曾已奏請未得蒙賜卿等承先王之命赴京奏請得蒙俞允賫奉勅諭及冕服以還予嘉乃功今將奴婢並三口田三十結賜卿等以賞之可傳末世完慶外飾春溫內懷狐巧偏毀譽多淫欲入家則常脫裙弄妾○聖節使鄭幾回自京師○鄭善將詣闕命注書鄭文炯詣使臣館命通事李舍

以其意言曰聞大人今日欲詣闕 殿下稍違和停視事已三日今日賀表亦未得親拜若大人詣闕則 殿下必強為起居矣使臣曰若然則吾不親進將使吾子達吾之情○上謂左承旨鄭而漢曰貢法議定之時災傷連伏十結者方許免稅其後改為全田災傷乃令免稅然必待全田然後得入災傷之例故所損雖至八九分而所取不過一二分者亦皆隨例納其全稅由是小民之不得其所者頗多為怨實深予欲過半災傷亦令免稅議者以為如此則隨損給損之法復生實有乖於貢法之本意予意以為是論似是而實非大抵定其年分之法從其多者實多則從上損多則從下雖一區之內膏瘠不同豈可以瘠而為災傷乎果若以一洞之內膏瘠不同之田盡逐其瘠以為災傷誠如議者之弊矣所謂災傷云者或因霜雹盡為枯零或因雨水覆沙沉溺或因疾病未得盡墾而陳荒如此之類乃所謂災傷也虛實判然驗之不難豈隨損給損任意斟酌之比乎况如此災傷之處不多矣何有不勝其煩之慮乎今後每一區內過半災

傷處佃者告于守令守令傳報監司移關戶曹裝遣敬差官所
報災傷逐一審驗隨損免稅何如若全田災傷者乃令免稅則
百人之內必有一民不得其所既知民之必不得所而不救其
弊可乎其與政府及田制提調熟議左贊成金宗瑞右贊成鄭
奉左叅贊鄭甲孫戶曹判書尹炯議過半災傷田及衆所共知
疾病人所耕內全田陳荒並皆免稅工曹判書鄭麟趾議若以
過半災傷為名則假如百十之田四十十全實而盡免其稅
實為不可况因緣為奸古今通患臣意以為被災之田所出纔
償種子口糧者依全田災傷例免稅疾病人之田依六典令隣里
耕耘若免稅則田法不無舛錯領議政府事河演議水旱災傷
之歲恒多而禾穀過半不稔者亦恒多焉若以過半免稅則國
家所入有幾臣意亦與麟趾同而漢入啓且曰全田災傷乃許
免稅則民之不得其所者多矣匹夫匹婦不獲自盡人主罔與
成厥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須改此法使
吾赤子皆得其所徒以足國為事而不以足民為先務則臣未

知其可也。上曰可矣。仍授御札曰：凡年分有上下者，皆因水旱所致。今於災傷有水旱之條，則年分之等何時用乎？自丙辰以來，水旱之災無歲無之。然則每年舉國災傷而損寶之法，復興矣。且風之為害，非如霜雹之例。雖小不下一州，大則舉國皆然。至於天下同焉。故若有風傷，則亦在年分之上下耳。假如丙辰甲子之旱，丁巳丁卯之風，則自有年分在上下矣。年分上下則法亦免稅災傷之條，雖不及水旱之論，亦可矣。大抵立法整齊奉行，不難。今日大旱大水，則小大之等專由一時所見。比如丘陵比於丘垤，則大。而比於山岳，則為小。故大小之等有司奉行，亦必難矣。其更議之河演等共議曰：水沉旱乾，風損皆在災傷之例。以水旱風變不以為災，恐未可也。上命而漢後日親啟。

○傳旨禮曹國喪三年內大小負裏衣除紅紫色外其餘雜色並許穿著。○癸亥命宦者金衍贈饌具于兩使臣。○司憲掌令申叔舟等上書曰：臣等嘗以求言便民等事上塵。聖聰待命閱月未蒙採擇。又有陳達實為煩瀆。然當殿下新政求治。

之時不可舍默謹將一二管見條列以聞伏望 聖裁一言路
之在天下猶血氣之在人身血氣一息不行則百體受病而天
君不能安言路一日不通則四方受病而人主不能安故古之
為天下國家者蓋亦多術而必以求直言極諫為先務雖有逆
耳不忍聞之言亦必隱忍而樂受之且褒獎之所以激成直言之
氣以來四方之言者以為子孫千萬世自安之道也故於其不
可聽之事求其可用於其不可赦之罪求其可賞可怒也而悅
愛之可斥也而親昵之豈無為而然歟唐太宗嘗退朝怒魏徵
廷辱欲殺之文德皇后賀曰主明臣直太宗乃悅方其怒時死
有餘罪及其悅也以為媚嫵一心轉移之頃忠佞邪正進退之
機而治亂安危之所係也我 世宗在位三十餘年求言如渴
激勵士習貽謀甚遠近者諫臣孝源諫造佛宇乃欲請火其書
侍臣彭年論奸僧信眉律以春秋斥為弑父之賊其論議之正
出於忠憤之激足以寒奸膽而縮諛面此皆 世宗數十年養
育作成之効也邇來諂佞成風競以直言為諱而數人者獨能

如是其忠憤之激至於上動天威為國忠謀者之所當相慶也
朝有直臣敵國畏之士無異論識者憂之向微數人非惟大有
負於 殿下初政之大體將無以表先王數十年作成之功
也以此論之數人者言雖不中功亦不細方孝源之初斥聞者
色動舉欲緘口既而拔用出於宸衷人皆相賀夫一孝源之進退
何關於人而人之喜懼如此誠以直言者之用捨可察人主之
好惡而人將卜之又自為言行默容之計也此一機會有大可
畏幸賴天鑑孔昭炳幾燭微能旋棄而旋收之使懼者喜憂者
樂懶者起而鼓舞見聞作新一時之耳目乃知聖人之為出於
尋常萬萬者如是也獨彭年之斥久而未蒙寬貸前之喜者復
懼樂者復憂起者復懶臣等恐言路從此復塞而不通也前日
聖諭以為罪彭年何妨於言路如此輕薄人予不取之臣等退
而反覆思之至今未能解惑夫如彭年者一朝因言事擯斥之
聞者莫不解體 殿下雖欲廣開言路人皆以彭年為戒誰肯
輕發狂瞽之言再試雷霆之下乎且 殿下既以彭年為輕薄

則必以臣等舍默為厚重然臣等竊謂人主取臣當求如彭年
之輕薄毋求如臣等之厚重蓋彭年所言非彭年私言乃國人
公言國人言之而殿下獨不得聞故奮不顧身抗章以陳可
謂上不負君父下不負所學矣如臣等既居言職反低回旁觀
懷自全之計不敢極言內實懶懈外若厚重有識之士所唾罵
而不顧者也殿下真欲捨彼而取此乎彭年不足惜所足惜
者國家大體聖諭又謂彭年言及先王予甚薄之彭年之
言不過曰信眉欺先王爾夫以堯之明猶為四凶所欺而舜
逐之初無損於堯之明也此亦何損於先王盛德哉若必以
言及先朝皆為薄惡則嗣世之初將無事可言而自古忠臣直
士殆無全人矣大抵言多忌諱非太平美事故在世宗朝重
新興天塔設慶贊會當時諫者甚衆略無忌諱世宗下諭為
祖宗則衆曰如其非道何待三年况此塔雖毀之可也他日
世宗謂一大臣曰興天塔太祖之所建予若給工匠使卿
等毀之則卿等忍毀之乎則對曰塔固當毀若命毀之則臣等

豈不能毀之 世宗皆優納而不之罪豈當時言者皆無思慕
祖宗之心而 世宗尊祖之誠有所未至也言及 祖宗世宗容
之 殿下獨以言及 世宗欲罪言者豈以 世宗之孝為未
足耶恐非 殿下推尊世宗之本意也夫尊敬 祖宗如
世宗之孝斯至矣 聖諭又謂共上言者非一而獨罪彭年者
以其近侍最久且連姻 王室不可與他人同也是久侍連姻
之外悉待以踈逖而不足責何示羣下不以公也夫臣之於君
苟一委質則固無遠近親踈之異 上之待之亦不宜厚薄於
其間近年以來大臣則自謂與國同休戚義不可輕論君上之
得失以傷大體近侍之臣則自謂待遇親密不可屑屑論事自
為圭角以是成風雖心知不可而莫肯言之 殿下又從而區別
之可乎此正 殿下新政言路通塞之機不可不留 聖慮自
殿下踐祚至于今凡八月矣豈無可言之事而無一人披誠露
膽以裨 聖政者 殿下念之至此則可以知其所以致也如
是不已將至於人心解弛上下否隔治亂安危亦未可知矣伏

望 殿下思之復思之以為子孫萬世之計一臣等竊觀宋司
馬光論曰宦者為國家患其來久矣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
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間有性識褻利
語言辯給善伺候顏色承迎旨趣受命則無違忤之患使令則
有稱愜之効近者日親遠者日踈甘言卑辭之請有時而從浸
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此誠古
今之至論人主之所當體念也故我 世宗大王乃於癸卯之
夏傳旨曰宦官之職惟在燈燭掃除不宜授以出納之任肆我
逐日視事俾無留滯然中外及期之事與細碎之事則代言難
以一一親啓不得已令此輩出納近者金壽於政事間夤緣詐
傳今後事無大小代言皆於朝啓親達惟馬牌出入朝臣肅拜
許令宦者傳命其所以燭知物情慮患深遠制之於未然者可
謂至矣及至季年 聖體未寧不能親接外人不得不以宦者
出納然待之甚嚴不少假貲終始若一誠為 聖子神孫萬世
之龜鑑也今我 主上殿下光緒丕緒新臨民庶此正親決萬

機勵精圖治之時也而朝啓例聞事外大小出納委之宦官以
門戶之役為喉舌之任待以寬弘大度其勢漸張頗與任事然
而凡欲進言者莫不由彼而達誰肯直言不諱以論其弊媒怨
於人主之左右哉夫宦者常在近侍苟有所惡者浮辭游說諷
之上達似若出於無心以陰中之人主亦安能必其外人之不
如是而不之信哉雖有見誣者何從而自明哉此畏宦官甚於
權貴者也且論是非之分辨得失之機多在於言辭之表今臺
省之進言奉旨出而聽其言入告于宦官宦官乃以上聞至於
三轉豈能盡達其言外之微意乎此弊不祛上下將至於否隔
矣豈是細故哉伏望 殿下上體 先王慮患之深計下念司
馬光日覲日踈之論一遵癸卯年傳旨日視朝啓凡臺省及大
小臣僚無時進言者或賜見或令承旨親啓以廣耳目以正新
政以承 先王付托之重以弘大萬世無疆之業不勝幸甚
上曰彭年事非直此疏大臣亦言之衆言不可不聽也當還告
身敘用官豎傳命事予於視事及經筵每與大臣臺諫商確時

務不可謂之不接見然自今經筵時如有公事承旨親入啓之上以即位之初當選臺諫擢魚孝瞻申叔舟河緯地為臺官士林皆期待之人言孝瞻凡叔舟緯地建白之言皆抑而不達前此叔舟等欲啓彭年事已草疏孝瞻止之未得啓是日孝瞻適移病叔舟等乃上此疏○倭護軍平茂永等三人彌音甫等三人來獻土物○傳旨吏曹還給朴彭年告身○甲子司憲掌令河緯地啓曰兩界之民勞於築城疲弊極矣唯下三道稍安而我國家財貨之府今聞發遣體察使監築郡邑之城臣等以為不可上曰若等之言何其迂矣凡事有備無患緯地更啓曰臣等之言非謂不築城也使大臣專掌則大臣欲辦所掌之事雖當凶歉可停之歲固請而行則殿下雖欲停之而不可得矣此實可慮也前此築城之時使其道監司與節制使監築今若不得已而築之則依前例令監司都節制使等監築可也遣大臣則其弊甚矣上曰大臣豈作弊乎○上覽全羅道年分等第謂承政院曰予欲減一等何如僉曰年分等第難以適中

宜減一等以惠其民 從之○傳旨戶曹給工曹判書鄭麟趾
妻母葬用石灰四十石○乙丑命左承旨鄭而漢問安于兩使
臣尹鳳曰前日受奴婢文券感喜感喜但與李臺妻權氏相訟
奴婢何不並錄所生而漢曰并其後產賜給已曾下教其奴婢
既得則其所生乃大人奴婢也鳳曰感喜感喜鄭善曰吾之奴
婢何如而漢曰金可禮處所買奴婢則前日黃海道監司推考
文案到本院但未磨勘平壤奴婢則道路遙遠時未刷來○兩
使臣出遊于漢江命同副承旨禹孝剛賁內醞往慰○丙寅司
憲府上疏曰竊惟事雖至細而有關於大體則言雖至微而不
可以不採近日傳旨衣服升數草笠竹數及軟坐兒等項法網
細瑣犯者頗多特令勿禁臣等以為法不可輕改且恐開侈靡
之風仰瀆聰聽未蒙俞允臣等感焉夫軟坐兒之禁大槩以懸
結與合附為別無大關係臣等初亦疑之然法既初立別無巨
弊而遽變革之益使人玩法有損國體猶且不可至若笠竹之
數則又非此比也大抵我國之俗好効上之所為此僭擬之端

不可不禁自創草笠以來民間服用竹數之多未有若近年也
其弊至於細密難成功價倍蓰於舊非惟日增豪侈之尚實開
凌僭之漸防之甚嚴尚不能易止况復壞其防而縱其所為乎
自下旨以來羣小揚揚得計如聞詆侮大臣有司至謂私忌其
美飾獻議欲沮而終不能也且細密之與麤疎其堅不堅實無
相遠而功價則倍而過之此兒童婦女之所共知也今以細密
堅於麤疎進言是必有豪奢之輩曲為之說非公論也 殿下
用如是非公之論而卻臣等守法之議豈不啓將來檢小窺測
之心乎市井豪俠胥動不根之言以搖人心展轉上聞似若出
於衆論之公便是非顛倒而難辨 殿下苟一為所中彼將無
所不至矣可不為之慮乎夫令必行禁必止固非聖人之所先
然令出惟行不惟反則旋立而旋廢之使人不信其法又豈為
治之大體乎若弊及生靈或致冤抑召冤傷和則如救頭焚不
問改法之難易惟其便民也此則豪猾侈服之徒致飾之計耳
何關於人之怨咨而汲汲改之且其初立法亦不為無漸寬其

期限使民預知故工家無有新造細密者間雖有犯者率皆法前所造近日以來民志幾定犯者益稀尋亦自然絕矣今乃無弊而遽革已成之法豈不惜哉升數之法六典膳錄自一品至無職兩班子弟用十一升以下工商賤隸則用八升以下其防禁固嚴至己巳年受教則九升以上衣服涇品朝士及衣冠子弟成衆官外痛行禁止今雖除己巳年防禁而六典防禁終不可除則犯禁受罪者大無異於前而徒使豪侈之徒厭法害己益生覬覦之心夤緣上達爭毀禁防之不便雖朝夕變更將無以止其嘒嘒之口也慮立法之纖碎而輕改之及不免紛更之嘆豈若堅守成憲之為安靜乎此特一小事耳大有不可者三一則 殿下初政無故解禁以長奢侈之風一則輕變成憲使人不信國家之法一則輕於聽受以啓羣小希望之端所謂事雖至細而有關於大體者此也况近者侈麗相尚小人陵蔑其上民風之奢極矣縱不能更立一法以道儉素之習其可忍墮已立之法乎此事非惟巨等論其不可大臣亦有言者豈臣等

不知事體而妄為煩聒哉伏望俯採愚言特收傳旨以示守法之信以嚴民防不勝幸甚掌令河緯地仍啓曰前此下三道城子令監司都節制使監築皆能築之何必別遣大臣乎况下三道近因事煩民不聊生今遣大臣更使騷擾臣未知其可也上曰衣服升數非予聽人之言因醫女擊鼓而改之耳且已巳年受教與六典不同故不行此法而行六典之法也非輕改也且笠子予親御竹多竹少之笠悉知其弊故改之也築城雖終不可已之事然承政院亦言之予當商量緯地更啓曰臣等所啓祇有他意輕改立法無以示信於民也上曰法立而不行則是失信於民也改有弊之法何失信之有○尹鳳往賜家命內宦嚴自治賫宣醞往慰○丁卯命宦者田昫贈饌具于兩使臣○右議政南智上言曰伏覩傳旨京外官吏中賢不肖可陞可黜者商確以聞臣自前月始患疾病尚今未愈諸臣之議未得與聞然此法只可行於一時恐非經常永久之道謹按古史魏崔亮為吏部尚書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否專以停解日月

為斷沉滯者皆稱其能洛陽薛淑上書言惟取年勞不簡賢愚
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
其後甄琛等為吏部尚書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
唐裴光廷始用循資格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毋得愈
越非負譴者皆有陞無降其庸愚沉滯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才
俊之士不無怨嘆宋璟爭之不得先儒之論亦多非之者循資
之有妨於賢路可知矣是故循資之格可以待常流不可以待
賢俊我世宗聖明之鑑亦豈不知其弊哉但慮官爵之猥濫
立資格行守之法所以杜僥倖之門除競進之風其慮之也遠
矣然自立法以來賢愚同滯之弊誠如古人所言臣之管見以
為循資之法雖不可盡革用賢之路亦不可不開自我國初政
府六曹郎廳臺諫去官之法行之五十餘年之久厥今內而政
府諸曹堂上外而監司任事之臣率皆經歷政府六曹郎廳臺
省而進者也亦皆小壯之年得入陞品去官之例者也其不由
此而出者雖或有之亦箇箇可數耳然則賢能超擢之路在此

而不在于他也况辨明刑獄剝煩治劇固非老衰之人所能為也
拘於行守資格虛經強仕之日及其氣力已耗聰明已減然後
授之以事有何益哉臣願京外官循資行守之法仍依已成格
例則可以除冒濫之弊政府六曹郎廳臺諫去官復用本朝故
事施行則可以開進賢之路如是則循資用賢庶可並行而不
悖矣臣之蘊此久矣嘗欲一煩天聰而後已適今下議敢陳
愚抱上曰後日親見議之○戊辰初辛中樞李蔡以先妻金
氏愚駮且無繼嗣更娶崔氏並畜一家積有年紀至丁卯秋崔
氏女壻欲赴武舉訓鍊觀不許赴試蔡上言訟之國家論定以
金為嫡以崔為妾而離異之其後蔡上言以不欲離崔之意
世宗優而許之使崔與金同居如初蔡疾病垂死乃通書于金
之外伯姑洪仁信之妻曰妻金氏全仰大母答曰雖病人無棄
別之書而率來未可蔡不得已成棄別之書并奴婢文券而送
之未幾而蔡卒原蔡之意非惡金氏而棄之也特欲嫡其崔而
用子孫之計耳金氏姪尚安援其歸宗之說訟于憲府憲府啓

纂欲使妾產通於仕路輕棄糟糠之妻曾命復合而垂死更黜使之糊口族親死且有罪今宜令金氏復還纂家使妾子奉養然纂已死無由復合還之於義絕之夫家實為未便妾子培仁以金為收養嫡母托父遺言欲奉養於家然金斤以非收養且纂以已棄之妻遺言於子使之奉養於家不合情理金尚安當金與纂同居之時常不進退和睦今既見黜年老無後濱於死域而托以孝養相為爭訟其貪利無恥欲得奴婢財物之計灼然雖例當歸宗不可如其意給付以遂其欲仁信之子陽於金氏為異姓踈屬素無親睦之意而乘夜携去置諸農莊以待自斃之日本府欲致于京而問之尚且托故不肯率來陰誘老婦如制嬰兒其為陰譎莫甚今本府遣女醫問情願於金則凡日用之事不得分明開說纂之姓名存沒亦且不知以此觀之則其仍居陽家之言非金之情願實出於陽之陰誘也臣等以為貪利之徒謀奪田民蜂起爭訟士風不美有關人倫風俗金氏既有奴婢土田不必寓於族家請送于奴婢所在尚州 上今

議政府六曹承政院集賢殿議之議政府議洪陽以踈屬貪得
金氏田民潛隱邀置志趣貪婪令司憲府痛懲歸宗戶曹判書
尹炯叅判竒虔叅議金連枝議夫死無子者歸宗古今通義其
族親中擇可以寄托者使之奉養令所在官無時考察不失其
所兵曹判書閔伸叅議洪深議洪陽以踈屬素不憐恤乘蓁乘
死貪利邀請姦譎莫甚宜使歸宗刑曹叅判安完慶議金尚安
以本宗至親貪利告訴固不足道矣然女無所歸則歸宗禮也
使還本宗承旨鄭昌孫金文起議若必以金尚安不可從也則
金氏本宗之親亦多乞付其願欲奉養者集賢殿直提學崔恒
直殿成三問校理李埏副校理李承召副修撰許慥守博士韓
繼禧議無所歸則歸宗古今通議也雖曰尚安意全貪利不可
寄托然歸宗之義既重不可以人而廢法也如有他人之可歸
者不必尚安也吏曹判書權孟孫議洪陽尚安之爭金氏果皆
出於孝養之誠心歟然則與其陷於二人之術中而棄金氏於
無用之地孰若復送蓁家使崔之子生養死守之為愈乎刑曹

判書趙惠議金氏未見棄之時養育蔡之妾子培仁以為己子分與田民欲奉其祀宜付培仁以正蔡嫡妾蔡亂之弊何如若以為不可則招致金氏於公處聽其情願區處承旨李師純李季甸金侁之鄭而漢議國家大法不可以一身之存沒而輕為去就也若使蔡未死而國家議之則當治蔡無緣棄嫡之罪而完娶之矣安可以蔡之死輕許歸宗以廢國家之大法乎而况明其嫡妾之分使同居一家世宗之命棄別之事非蔡之本意乎宜其正名定分還金氏於舊居使崔氏之子以嫡母奉之金氏身沒之後祔蔡家廟於義為正矣若其金氏貲財蒼赤則一從金氏區處若崔氏之子竭誠奉養而金氏終無區處則自有國家之成法矣若以尚州為農土所在違金之意而強送之則是何以異於放黜乎且未知尚安之訟果思大義而為金氏乎抑未免於懷利之心而貪貲財則其送尚安所居尚州之地是陷於尚安之術中而遂其利欲之心也或曰金氏愚騷不似人類專無知覺蒼赤貲財未可使區處尚州之送何以曰違

其意也是又不然觀其與女醫所說之辭十分之內七分為是則固非昏昧妄量不省人事專無知覺者也自己之財任其區處何所不可哉其自言曰不願歸尚州則其志之所欲可知而強送之不可也審矣或曰蔡生時所黜之妻死後完聚有乖於義且崔氏之子因金為庶豈肯竭誠以奉之哉莫若歸宗之為是也臣等以為黜婦歸宗雖曰正論據法完聚國家大典蔡之黜嫡乃臨終之亂命而為國家之罪人也國家置而勿論則已矣若欲論則何可以蔡之死成其亂命而廢其大典哉正合於義無所乖矣崔氏之子不能竭誠奉祀之議似矣然國家已辨其嫡庶雖離金氏而崔氏之子終無為嫡之理何可以此而為嫡乎且蔡父敏道曹大祖得終開國功臣之列位至宰輔然自中國避地而來蔡專籍金氏蒼赤以立門戶故雖娶崔氏而不能去也今金氏為路人則蔡之門戶將至於不振矣崔氏之子奉養奉祀則金之蒼赤或有可得之理何所厭憚而不致意奉養乎使金氏復還舊居如初使崔氏之子奉以嫡母身歿

之後附于祠堂則不戾國家之大法不失勲臣之家世不違
世宗同居之命而金氏身歿之後亦不為無祀之鬼神矣禮曹
判書許詡參判鄭陟參議閔恭議金氏多有田民雖無收養亦
足安心過活何必強令某人收養姑依他置而勿論使金氏於
京於外於甲於乙任其所之為便直提學朴彭年直集賢殿李
石亨校理梁誠之副校理李芮修撰柳誠源徐居正議或以異
姓或以踈族作收養侍養滔滔皆是國家不以為罪何獨於金
氏而強令歸宗置而勿論甚合情理若金氏死後族人爭田民
者則自有國法工曹判書鄭麟趾參議任孝信議其田民足以
自養付其饒資產奴家使終其身若身後田民區處則以待他
日可也至是將諸議以啓 上從許詡彭年等議○命戶曹以
內資寺綿布一千一百八十四匹給永豐君瓌○賻壽康宮金氏
棺槨紅絹一匹生絹一匹布十匹紙七十卷米豆共二十石○
已巳 上親製教書下議政府曰左右皆曰可殺未可也諸大
夫皆曰可殺未可也國人皆曰可殺焉然後見可殺而殺之左

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見
賢焉而用之如此則進人退人其可忽乎古人曰勞於求賢逸
於任人誠能得賢才而用之雖曰高枕無為亦可也若賢者守
抱關擊柝而不肖者僥倖進用則雖曰敗國亡家亦可也如此
則求賢其可緩乎且古之賢君以天下之耳目為聰明故謀從
衆而自合天心愚暗之主則以言為忌有身諱死有國諱亡自
信聰明不咨于衆故禍生所忽悔已無及然則求言其可不
急乎若其志氣高邁有國士之風者節操敦確敢諫直言者勇
敢剛力能禦外侮者不畏強禦以官如家者通達事理處事用
敏者是皆大用之人况用人之仁當去其貪用人之勇當去其
怒用人之智當去其詐至於泛駕之馬跡弛之士但有一藝亦
可器而用之若禦人口給心懷詐譎若悻悻自好訐以為直若
脅肩諂笑阿附權勢若安於小成苟延日月若終日無為懶慢
無稜若昏迷無慧不達事理如此之徒皆是自暴自棄子將不
用矣今雖使議政府吏兵曹薦舉賢才貶黜不肖子猶以為未廣

自東班六品以上西班四品以上各舉賢能可進用者不肖可
貶黜者各數人無陳時政得失及民間弊瘼實封以聞予將親
覽不付有司言雖不中亦不加罪惟爾議政府體予至懷曉諭中
外上善屬文凡下旨中外擬草以進上一筆勾抹手自改竄
辭意俱當○左承旨鄭而漢問安于兩使臣尹鳳曰前達奴婢
須於都官決給文案并錄所生鄭善曰平壤接奴和尚予得於
收養子之將入朝也為勢強者所訟見奪龍仁人金倫及其子
可理賣奴婢四口于養母放賣文契父子同署名署而反訟於
官奸惡莫甚願逮予未還拿問倫及可理速決而漢回啓乃命
拿來問之○召舍人金吉通傳教曰鄭善言予出來時奏于
皇帝曰朝鮮國王為東宮時臣侍從日久今聞嗣位切欲往拜
皇帝曰汝歸朝鮮則必厚接矣如此之言雖不可信然侍從
之言則是矣予欲給奴婢并十口下此則五口將此意議諸大
臣以啓○庚午承政院啓曩者中國聲息甚緊慮或賊大舉犯
邊以僉知中樞院事康純為助戰節制使戍于平安道博川之

地且令黃海道侍衛牌分番往戍其所以備患之慮至矣然諸
軍卒各裹糗糧冒寒凍餒艱苦莫甚况今中國無警且黃海之
民近因年凶失所太甚今稍復蘇如人得疾纔愈不可以此民
虛戍於無事之時願除防戍令政府議之皆如政院所啓 上召
純罷戍

文宗恭順大王實錄卷第三

文宗恭肅大王實錄卷三

卷三

是日亦無事之却願利和及令文宗親之皆收地宗親親
天以因平凶夫和太甚令能歸藉或人爵矣美意不可
軍卒各稟請歸冒寒東歸願善莫甚於今中國無警且黃
此且令黃獻前許備辦令番抄其和以請惠之蒙至矣然

文宗恭順大王實錄卷第四

冬十月辛未朔平安道觀察使啓三登縣捕松骨一連 上命
告諸使臣尹鳳喜曰毋致于京養于平壤府○謝恩使皇甫仁
副使金孝誠到遼東回啓曹揔兵官遣人請曰貴國角聲高亮
願借所贖小角二三將欲模其體制臣等不得已送二事○命
宦者金衍贈食物于兩使臣○鄭善往見新家命宦官嚴自治
贖酒穀往慰○倭彌音甫等二人進香于 輝德殿○司憲持
平趙安孝啓曰臣等曾請勿遣下三道都體察使 上曰更思
之臣等不知何以處之乎前日行幸大君諸君近大駕臣等考
行陣圖大君諸君當在二運槍牌之後請自今依圖隨駕且臣
等曾請笠竹之數不可改 上曰竹數多則牢實然臣等以為
無弊之法不宜輕改且上下之分從此而亂矣 上曰都巡察
使之遣非為私也將欲築城固當先審其基故遣之耳笠竹之
法非 世宗之意但有獻議者故立此法我國上下等威固多
不必設此法然後上下之分益明也大君不知隨駕次序而然

也安孝更啓曰築城非不可也然大臣之行騶從供頓實為有

弊 上曰予非不知此弊然大事何計小弊乎○壬申命右副

承旨李崇之問安于兩使臣尹鳳曰願得葉古以獻于 帝之

生於木者俗謂之葉古 ○鄭善往廣州謁母墳尹鳳餞于箭串平 上命

戶曹判書尹炯左承旨鄭而漢餞之善道過清溪寺為其親聚

僧徒讀佛經以薦冥福 ○尹鳳謂館伴曰聞為我繕治第舍予

欲一見然後始役仍言曰予等來時 皇帝問曰汝等到本國

寓於何處對曰寓大平館 帝又問無私第乎對曰無之 帝

曰汝國王何不賜乎對曰不曾求請 帝曰何不請乎以此敢

請之耳若無聖旨何敢煩達毋以我等為煩館伴答曰我 殿

下向大人之誠至矣何煩之有○癸酉停誕辰賀禮羣臣進表

裏各道亦進箋及方物日本國藤賢等十七人吾郎哈李甫赤等

十五人琉球國毛三郎等二人亦詣闕賀○碧潼郡事宋石同

辭 上引見曰汝曾經守令乎對曰曾經慶源慈城 上曰然

則守令之事汝嘗知之矣今李滿住求順上國雖無足慮然變

生於不虞往謹備禦母或怠弛○諭京畿忠清江原黃海慶尚
全羅咸吉道觀察使曰堤堰修築之法具載元贖六典且今守
令褒貶時川防堤堰并在七事之中其立法節目至為詳密然
堤堰則水源淺露功役為多川防則水有源流功小利多故川
防最好而堤堰次之及聞諸邑可為川防之處頗多而水有遺
利卿巡行廣問以啓○甲戌命都承旨李季甸問安于使臣尹
鳳鳳曰表弟李盛姪女之子金強請授職○龍川郡事洪有江
辭 上引見曰汝出身武科乎對曰然 上曰曾經守令乎對
曰曾經義州肅川 上曰汝識守令之任也然平安道觀察使趙瑞
尤甚汝往體予懷勸課農桑使民安業○平安道觀察使趙瑞
安曾赴京得請世子冠服賜土田奴婢瑞安上箋以謝○館伴
安崇善謂尹鳳曰海青進獻時大人欲以頭目喂養帶去故我
國不別差人鳳良久曰一從 殿下之命然差鷹師送至遼東
可也○乙亥鄭善自廣州還命遣刑曹判書趙惠右承旨鄭昌
孫迎于漢江尹鳳亦往迎于城南○咸吉道觀察使趙克寬馳

啓兀狄哈侵掠下乙介里住居吾都里遇我國人朴仁射殺之
并奪牛馬會寧判官洪興祚高嶺萬戶張毅鄰節制使金允壽
等懵然不知不及應變殊失備禦之策雖在赦前然不可不懲
請依律治罪以戒後來命罷興祚毅職特賞允壽罪○兵曹據
軍器監牒啓前此各色銃筒線穴之徑七釐放射時線火輒滅
今加一釐試射之火乃不滅而矢之遠近觸物深淺亦無加減
請自今碗口鐵信炮將軍火炮細銃筒等線穴並依謄錄所載
其餘各色銃筒線穴皆加一釐定為八釐 從之○丙子使臣
鄭善謂館伴曰海青進獻時差人與否何如館伴曰國家就付
大人之行以獻議已定矣善曰尹大人知乎曰已知善遂潛語
館伴曰此老欲以弟重富賈擊海青偕行特宰相不知之矣善
又謂館伴曰我等欲及天地壇祭迴還館伴佯不知而問曰其
祭何時善荅曰正月望時也頭目元通謂通事崔倫曰尹大人
自古使酒今日豈頭目亦使酒也○以鄭奉為議政府右贊成
兼判戶曹事鄭甲孫左叅贊兼判吏曹事李承孫中樞院使金